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道證法師 講述



那源源不絕的流音，
感覺上是一條生死的洪流。

從恆河輪迴生死的歌唱到佛陀覺悟的歌唱。
在生命的恆河中，
我們都是過河的游泳者、擺渡人……。

恆河裡的每一個聲音，
有小孩的、大人的、哭泣的、歡樂的……，
這一切一切變化的聲音融合在一起，
我們試試把這一切的聲音融合成一句萬德洪名——阿彌陀佛。

大悲為油

大願為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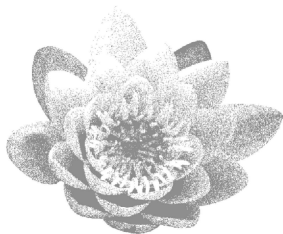
大智為光

菩提心燈

為一切眾生照明

常燃不熄

南無阿彌陀佛





前言

傾聽恆河的歌唱，是郭惠珍醫師，繼學醫與學佛之後，又一次感人肺腑的演講，尤其郭醫師是在得悉自己也身患腫瘤的情況下，抱病上臺說法，她以無比堅定的念佛信願，當眾宣布自己罹患重病的心境——「正好一心念佛，準備往生」。

郭醫師的慈悲與虔誠，不但給予病患者鼓勵，給予健康者警惕，更感動了無數的眾生發心念佛，此次民國七十六年中原

大學慧智佛學社的演講，也成了郭醫師離開醫院工作崗位，入山修行前最後一次的對外公開演講，內容彌足珍貴。

傾聽恆河的歌唱，經明倫月刊連續刊載八期，獲得讀者一致好評，現今因緣成熟，特予出書，普願見聞者，深信佛語，發菩提心，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，悉皆仰仗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加被，消除宿障，增長福慧，達成印光大師所期許之「生入聖賢之域，歿歸極樂之邦」。

編者謹識

各位老師、各位學長：

末學到臺上來，總是免不了有一種慚愧和懺悔的心情，尤其現在眼睛往下面一看，大概都是老師比較多，所以更增加了末學的惶恐。首先說明一下，為什麼像末學這樣糟糕的人，可以到臺上來對大家講話呢？這是由於一位病人的影響，所以每次一開始，總要對大家講一下這位病人的故事，以及這位病人讓末學了解的事情。



我們常常要花很大的代價才能了解佛經中的一句話，甚至就是封面的第一句話。這位病人是位大腸癌的患者，年紀才三十幾歲，她來到診察室時一直哭泣，當時我在腫瘤科還是試用的期間，由病歷知道她已經開過二次刀，但這個腫瘤又復發了，

真是萬般無奈。她拚命地哭泣，說不出話來，要求要知道醫師的家在哪裡，想要到醫師家裡去私下談話，那一次下班以後，末學就到病房裡去看她，跟她談話，在談話中約略的跟她介紹一下佛法，沒有想到這一位病人在聽了以後，眼睛張得非常的大，很激動地告訴我說：「為什麼過去從來沒有人告訴我這些？為什麼我煩煩惱惱的過了三十幾年？為什麼當我聽到的時候，我已走到了生命的末端？」雖然只是短短的幾句話，卻深深刺入我的心中，當時她哭了、我也哭了，慚愧不已。

那時候雪公老師（李炳南老居士）還在世，每個星期三是老人家講經的時間，平常下班以後，我多留在醫院裡面和病人談談話、講講故事，只有星期三因為要趕著聽雪公老師講經，晚上就不多逗留，她每次看我星期三歡喜要去聽經，就很

羨慕的告訴我說：「我真希望我也能夠去，可是我沒有機會了！」我說：「您也可以去啊！」

終於她去了。那天去到慈光圖書館華嚴講堂的時候，看見她已坐在我的前面幾排，然而講經講到一半，她就搗著肚子，掉著眼淚從我旁邊走過去，因為那天她的腸子完全堵塞了，肚子痛得不得了，當她從我旁邊走過去時，我才突然了解到佛經中的開場白：「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」

就由於她的影響，從那個時候開始，我才不揣淺陋，比較積極的、急切的想要把佛法的重要告訴大家，把這種來自佛法的幸福告訴大家。這種幸福是財物買不到的，小偷也偷不走的，這一種幸福的感受，不論遇何境界，也不論他人是以世俗「福」

或「禍」的眼光來衡量，我們內心還是充滿著平靜、光明和幸福。



曾經請教過學長，貴社這個學期研討什麼樣的經典或是什麼題目，許學長告訴我說是研究八大人覺經，那大家都看過八大人覺經，可能都會背誦了。

第一覺悟：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，四大苦空，

五陰無我，生滅變異，虛偽無主。」

雖然會背，可是心裡並不很相信它。雖然佛說「世間是苦」，是「無常」，而您可能尚覺得人生很快樂啊！每天早上起來就吃豆漿、燒餅，教授「當」人也「當」得不厲害，仰頭一看，啊！今天晴空萬里，人生多麼美妙！能如此，是平常泛泛的時

候，然而這種時間很快就會過去的；假如，突然間，不再是晴空萬里，不再是百花齊放，那時候就要看看您的內心有沒有晴空萬里的胸懷，人生的考試很快就會到了。對於人生怎麼個苦法，只想對大家報告一下臨床上的體驗。因為我的每一個病人，他們都是我的老師，他們每一個人來告訴我一段佛教的道理，給佛經做一個印證，讓我死心塌地的來相信佛所說的每一句話，相信佛是「真語者、實語者、不妄語者」。



在醫院的時候，常常有病人會問我：「醫師你幾歲啊？」我說：「三十二歲。」「結婚了沒有啊？給你作媒。」我就會請問她：「請問您的日子過得很幸福是不是？」唉！竟然沒有一個人跟我說「是！」一直到後來，有一個病人，她患子宮頸

癌，每次來看病的時候都化妝得非常的漂亮，手指、腳趾都擦指甲油，口紅也擦得很紅。她每次來看完病就要給我作媒，她說：「我的姪子在國泰醫院，人很不錯。」我問她：「妳真的過得很幸福是不是？」她說：「對呀！我的先生對我非常的好，我的孩子可以說非常的孝順，家境也很過得去。」過得非常愜意，真是不錯，很恭喜啊！

這是末學聽到唯一說幸福的患者，真令人為她慶幸。因為平時病人一進到診察室，常是半哭泣、半哀訴地怨歎：「醫師妳不曉得，我來做這個治療是跟人家借的錢，兒子非常不高興。」
「唉！回去以後也沒人理睬我，病得久啊，人家就不願意照顧了，也沒有人會問：『爸爸，你吃飯了沒有？』。」不然就是說：「自從我得了這個病以後，我丈夫就拋棄了我。」大部份

都是這種故事，不一樣的情節、差不多的內容，只有這一個病人最不得了，竟是過得幸福，真是非常的崇敬啊！然而，過沒多久，護士看了報吃驚地告訴我她說她自殺了！護士說：「報紙上寫了某某人在豐原某某一個大水溝被撈起來，她離家出走五天，後來就自殺了。」我說：「她不是過得很幸福嗎？唯一的幸福的病人怎麼自殺了呢？」

各位，大家要仔細想一想，為什麼在那個時候，先生的恩愛喚不回她一念想要活下去的心？為什麼孩子的孝順也不能叫她回頭？為什麼錢財買不到舒適的身心？先生再恩愛無法代受腹痛，孩子再孝順也不能代上手術檯，這麼一個漂亮的女人，她到底是怎麼樣的心境奔出家門，又跳入污黑的大水中？也許就是因為她以前都感覺到人生非常的幸福，不知尚有苦在後頭，

她沒有念過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，所以心裡沒有一點準備，人生的考驗一到就受不了，沒有打預防針，沒有免疫作用，苦到受不了時就自殺了，末學真懺悔沒有來得及告訴她佛法，讓她及時回心轉念向光明，回首向彌陀。

這樣的苦法也許大家想「那很少嘛，自殺的人不多」。自殺的人很多啊！末學在腫瘤科工作，如果有一天沒有人來告訴我說他想自殺，那今天是大好的日子，非常稀有難得，真的啊！「我還是死了比較好！」是天天可以聽到的，求「健康快樂、被關懷」卻不可得時，往往就反過來自殺了，我常常三更半夜被叫起來處理自殺的事件，某某人想不開又要自殺了！不是他故意不願意活，是太苦了，不知如何撐下去。

還有人求生不能、求死不得躺在病床上，有位病人整個子

宮、陰道下段腸子都爛掉了，只好在肚皮上開了一個人工肛門，然而也無能癒合，大便從肚皮裡頭一直流出來。她的房間在三樓，從二樓就可聞到味道，並不是她味道特殊，而是我們任何人遭遇到相同狀況，都會如此。她的兒子在裡頭照顧她，不得已用一條棉被把自己鼻子遮起來。這個人每天都想死，但找不到機會，有一天趁著她兒子去買早點的時候，就奮鬥的爬起來，從我們醫院的三樓往下面跳，沒想到恰好她的兒子正買豆漿回來，看到——媽媽從三樓那邊要跳下來，就趕快跑過去把她接起來，結果跳下來沒有死掉又外傷。本來就已經很苦了，再加上外傷，每天都痛苦得不得了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壽命未盡，自殺也無用，自殺後是無窮的六道輪迴，是無盡痛苦的重演。



詩人泰戈爾他說：「生時麗似夏花，死時美如秋月。」你要麗似夏花可能還不會很難，但要死時美如秋月，要下一番的功夫啊！有時候，有些人會責備我們佛教徒說：「唉！你們佛教徒總是喜歡講這個『死』，講『臨終』啊，太誇張了，好像忽略了這整個人生，佛教在人間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尤其你們淨土宗的人，天天念『阿彌陀佛』，準備要往生西方，真是消極。」其實感覺上整個人生好像在畫一條龍一樣，每一筆每一筆都非常的重要，臨終就如畫龍點睛，生時死時都重要，沒有一筆是可以苟且的，而念佛是至善之念，正是積極使生與死都至善至美。

在這裡是先跟大家隨便聊一聊。末學今天要講的是「傾聽恆

河的歌唱」，前幾年^{末學}曾經到印度去，坐著渡船經過恆河，那時候靜靜傾聽恆河的聲音，那源源不絕的流音，感覺上是一條生死的洪流。凝神諦聽，恆河裡的每一個聲音，有小孩的、大人的、哭泣的、歡樂的……，這一切一切變化的聲音融合在一起，我們試試把這一切的聲音融合成一句萬德洪名——阿彌陀佛。你看恆河的影像，每一個波影，你自己的倒影、親人、朋友的倒影，一切一切來來往往的船隻倒影，落日倒影、雲霞倒影、飛鳥倒影，這一切的倒影交織在一起，形成生命之河，讓我們一起來看恆河，讓我們傾聽恆河的歌唱。從恆河輪迴生死的歌唱，到佛陀覺悟的歌唱。對我們而言，恆河是一條親密的河流，因為佛陀在經典裡面經常用「恆河沙數」、「沙等恆河」來代表、來演繹出「無量無邊」的意義，在生命的恆河中，我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們都是過河的游泳者、擺渡人……。

渡船一直開，開到印度恆河邊的火葬場。印度人死了，很瀟灑，他們的屍體不用棺木，就直接用布包一包，甚至連甘地夫人都不例外，（只是包著國旗），就在這恆河邊的火葬場燒起來。有錢的人柴火足夠，燒成灰燼，丟到恆河裡面，沒錢的人隨便燒一燒就扔在河裡頭；那時候，我們去到那裡，看到恆河邊那個火堆上，蹣起一隻黑色的腳，噢！這焦黑的腳到底是誰的腳呢？不久以前它曾經是粉紅的皮膚、透紅的柔軟，抱在母親的懷抱中。再不久以後，它是一隻美麗的足弓踩在花堆中，可能有很多青年男子渴望親吻它，漸漸的砂石路磨粗了它，水浸濕了它，漸漸的，它老了，漸漸的，它枯了，漸漸的它成為火堆上面焦黑蹣起的一隻腳，慢慢的又變成恆河邊的一抹沙。

讓我們來聽一聽，傾聽恆河的歌唱，看一看恆河中的影像，這些影像是他人，也是我們自己，這些影像無窮盡的交融在一起。

* * *

生命的恆河中，有一位先生，平日愛吃檳榔、抽煙、喝酒，後來罹患了口腔癌，來到我們的診療室中，他口腔內的癌已長大、腐爛、穿透了面頰，不斷地流出膿水，食物會由穿孔中漏出來，這時，即使喝平日所嗜的酒，都痛如「烱銅灌口」，即使吃平日所愛的檳榔，也苦似「吞熱鐵丸」。

壯實的身體，在無法進食及萬分懊惱中很快消瘦了，痛苦中只好插一支鼻胃管到胃裡灌食，他的太太無限悔恨地告訴末學：「我們夫妻二人經常吵架，他罵我，我很生氣，也就罵他：『好，你罵我，你會得口腔癌，我要你得口腔癌！』」誰知道他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真的得了口腔癌時，最痛苦的就是我，除了要隨時跟著處理滴滴答答流出的濃血涕唾，陪他南南北北找醫生，還要煩惱錢……」，其中真有說不盡的辛酸血淚，相信她若早能預知今日的苦景，便會珍惜彼此健康共聚的時光，也會認為：「他罵我時，我寧可去禮佛百拜，為他祝福，再請他吃冰淇淋，也不願與他惡言相罵！」二人一起在香光中念佛，不是比吵架舒暢多了嗎？可惜我們常會選擇痛苦的方式消耗這苦短的生命，對於這不久住的身體也多是——「無病時糟蹋，有病時埋怨」，但願我們在這轉眼即逝的因緣中，掏出悲心誠懇相待，氣惱和懷恨會為自己鋪下荊棘路。

這位患者告訴^{末學}，他平日喜歡釣魚，檳榔煙酒伴釣竿，很覺爽快，但是，在癌爛穿了面孔時他突然深深觸動，感受到了

魚鉤刺入魚面頰時，魚兒心中的痛苦和害怕，這是一個說話已困難的人，在末學為他處理膿血溢流的傷口時，勉力發音吐露的覺醒、懺悔，他感受到：當日為了短暫快樂所加給魚的顫慄、痛苦，今天返回到自己身上，竟也是口頰穿孔的痛苦，當自己吞嚥就像熱火在燒、刀在割時，也是忍不住想掙扎蹦跳，這和魚兒在釣鉤上、魚簍裡的掙跳，又有什麼兩樣？他給末學上了刻骨銘心的一課，因果絲毫不爽——「莫道群生性命微，一般骨肉一般皮，勸君莫打枝頭鳥，子在巢中望母歸。」

* * *

一位年老的患者，他的口腔也被癌所侵蝕，為切除癌做了一個手術，臉頰都割掉了，這是很大的一個手術，從胸部還得割皮過來補面頰，手術必須分幾次進行，這種痛苦需要很大的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勇、忍才能承擔。當我夜晚到病房巡視的時候，看到他的眼睛瞪著天花板，深夜了還沒有辦法入眠，寒冷的夜晚，淚水也是淒涼的，我們要怎樣安慰這種痛苦的心呢？他本來在等待，等待第二次的手術，可是他沒有能夠活到做最後一次的手術。我們也許常在等待要做什么，但未必能活到那時候，好事速辦，念佛趁早！

在照顧口腔癌患者時，常不禁想到，偶然自己口內有個小潰瘍就疼痛不堪，一吃鹹辣更刺激難耐，何況這麼大爛穿面頰的傷口，吞口水也要顫抖。當我們出言不遜時，用五秒說一句話，可以使人終生傷心，而果報回到自己的身上，便會如口腔癌一般痛苦。檳榔煙酒也許有片刻的麻醉之樂，卻可招來醫藥無法減輕的痛苦，真要慎重、再慎重，縱意的快樂須臾即過，

苦楚的時光，一日如百年漫長。



我們的第一、第二診察室是相連的，有一扇門互通，有一天，在「一診」看一位乳癌五十多歲的婦人，她幽幽地啜泣，因為有種藥物，勞保局還未能通過給付，她感覺到經濟及疾病的壓力，忍不住哭了，當時「二診」另有一位才三十歲的乳癌患者在候診，聽見了她的哭訴，立刻找^{末學}，把錢包中的錢掏出來，小聲告訴^{末學}說：「郭醫師，請幫忙把這一點送給隔壁那位太太」，她紅著眼眶說：「大家同是受苦」。

^{末學}深受感動，讚歎她的菩薩精神，因為^{末學}了解，她自己的處境，其實比另一位更困難，她的孩子還在襁褓中待餵奶，先生收入並不多，又無勞保，經手術、住院，積蓄已空，當外科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醫師介紹她到本院作放射治療時，她曾因無法負擔治療費而打算放棄生命，她說：「但那天初診，看到您們的白板上正好寫著『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，今夜我仍要在園中種滿蓮花』我才鼓起勇氣振作要活下去，才向娘家借錢來治療，生命真是無常，而充滿痛苦的考驗，我雖然沒有什麼能力，但總有一種心意，希望盡一份心力，幫助同在受苦中的人能離苦得樂。」

末學非常感動，同患乳癌有人哭泣而悲惱，有人走出自己的悲哀，進而為他人拭去眼淚，發揮生命的光輝，活著一日便種一日蓮花，自然滿池芬芳。試想疾病的治療需受多少折騰，假如把這百般折騰才換來的生命用來悲泣，不是太可惜了嗎？何不共種香潔的蓮呢？即使微笑也是布施啊——但教一念慈悲起，疾病貧困皆無礙！



有一個六歲的小男孩，他得了淋巴癌，這麼小小的年紀，就得做好多的治療，每隔一段時間只要他的白血球升高，就必須來打那種會引起嘔吐副作用的藥物，以延續他生命。令他高興鼓掌的事，就是他白血球降得很低，低得不能作化學治療，大人擔憂這過低的血球有感染及生命危險，他卻如獲釋放，暫得免刑般歡喜，他告訴我：「每天除了閉路電視就是閉路電視」。他的家境算是很好，給他一個小房間，每天看閉路電視。他告訴我說：「我姑姑要結婚了，請我做小新郎（花童），唉！要是我能長大就好了，可是不知道能不能長大？」這是一個六歲的孩子講的話，多麼令人心酸！

他有時候坐在診察室外面準備要打針，本來是高高興興拿

著玩具來的，一走到門口就知「痛苦又要開始了」。有時候，他會咬緊牙根把手伸出來，自己找到一條血管說：「哎！注射這一條啦。」有時候他也會悲從中來，坐在外面不肯進去，他不會哭泣出聲，只默默含淚，他從第一次來抽一個耳朵血哭了一、二個小時，到現在受苦這麼久了，他已經非常了解掙扎是沒有用的，他已經開始勇敢的承受了。多可憐的孩子，可是在這個人生中，你要是不想老，就要短命；不想短命，就要老。



有一位末期鼻咽癌的患者，年紀才三十出頭而已，一般而言，若三十出頭就死了，你會說短命啊！可是她的三十出頭已經讓她的家人，覺得長得無法忍受了，丈夫要兼顧患者與小孩，不得已需常請假，因此也失業了，全家經濟陷入困境，於是到

慈濟功德會請求幫助，慈濟功德會答應她，要幫助她很龐大的醫藥費。然後她的母親說：「哎！那些菜姑說要拿錢給我，怎麼沒有？」我說：「人家不是欠你的，慈濟功德會的錢是來自大家省吃儉用，慈悲助人，不忍心您受苦，不是每一個人家裡剩下好多錢才拿出來的。」她說：「哦！」好了，錢財不要擔心了——有人出錢了，但是全家心結綁得緊緊，彷彿失去了太陽般暗慘，病人也沒有辦法安心的活下去。

她的母親照顧到非常疲倦，就說：「你要死不趕快死，害我們跟著你受苦。」她的丈夫苦得常抱著頭來問我：「她到底可以『拖』多久？」我說：「不要說『拖』好不好？在這個人生，活著一天多麼寶貴，相聚一天多麼難得，不要用『拖』的嘛！」假如一直注視著自己的苦與黑暗，即使無病也是在拖命；

假如望向光明，即使日子坎坷，依然值得感謝；如果好好珍惜，三十歲比起十五歲的孩子已是兩倍，比起六歲的孩子已是五倍長壽。



心地可以改造命運，在比前位患者更艱難的遭遇裡，卻有人用佛法，以感恩的心而全家過得比健康時更充實快樂。有一位朋友，她才三十多歲，卻就因骨癌，前後已開過二十刀，在大動脈出血不止中，把腿鋸掉了，然而她告訴末學：「我很慶幸，我失去了一條腿而聞到佛法，假如我沒有聽到佛法，不知道還要再造多少業，受多少苦。」

她的先生在手術房外等待過她開二十次刀，您可以想像那種心情，但他卻如菩薩一般，扶持照顧，了無埋怨；學佛以後，

先生陪她撐著柺杖，送親手做的點心去醫院探望同病的患者，鼓勵他們念佛。未學約她「您背好阿彌陀經，我們便一起去拜山，為一切癌病患者迴向。」於是全家人陪她一起背經，才讀小學的女兒也鼓舞她：「媽媽，您把阿彌陀經背得一字不差，我就給您五百元獎金。」她手上一邊做加工，一邊背經或念佛，晚上便背經給家人聽，當背到一字不差那一天，她說：「我們全家高興得像什麼似的！」背經中做手工，連獎金，不意竟賺了四千元，正好供養三寶！

為了拜山給一切癌病患者迴向，她每天夜裡，在全家睡了之後練習拜佛，假如您看見她只用一隻腳克服艱難，一拜一跳地拜山，相信您也會忍不住眼淚……。她的先生想設法去籌款為她裝義肢，她卻說：「假如您能籌到十萬，那麼這筆錢給我

運用。」她告訴末學：「假如有那十萬，我願布施，因為一條腿也很好用。」她指著兩拐杖說：「我並沒有少一條腿，相反地我多了一條腿。」她說這些話是在癌已蔓延到肺，又開刀作化學治療之後，那紅撲撲又笑咪咪的臉，卻令健康人相形見绌，她說：「雖然沒有什麼錢，但我們家比鋸腿之前更溫暖。」

念佛人，當生便可以活在淨土極樂歡悅的氣氛中。癌病患者幾乎誰也免不了經濟的壓力，有人邀她開電動玩具店，據說收入很高，她告訴末學：「我想試探我先生的想法，故意問他的意見，我非常安慰，他很嚴肅地告誡我說：『我們是念佛人，自己尚且怕孩子會被電動玩具所引誘，怎能去害別人的孩子！』」末學每每忍不住想向他們這受難中卻仍高潔芬芳的行徑合掌行禮，許多家庭正因癌病而陷入黑暗，他們一家卻因癌病

得以向佛，把火焰化成了香潔的紅蓮，足以做一切受苦中人的榜樣。



有一位口腔癌的患者，作手術切除癌，而下巴骨因為癌的蔓延，也切除掉了，只好用這個胸部的皮補上來，不得已，他成為沒有嘴唇的人，他怎麼吃飯？他不能吃飯，他只能吃湯圓，而且要躺著吃，不然會流出來。然而沒有辦法——因為沒有嘴巴，就沒有所謂「把嘴巴閉起來」這麼一回事。

你看這些人在痛苦中必須怎麼樣的努力支撐，有時候我會覺得為什麼我這麼的安逸呢？他們這麼樣的受苦？然而有這樣努力過來的人，都有不一樣的心境，他們對人生都有不同的體驗，而能深信佛語。我每每覺得，有時候，對年輕人講佛法講

得唇焦舌爛還是不肯相信，如果像我們病人這麼苦啊，沒有別的，只問：「難過嗎？」「難過。」「會痛苦嗎？」「痛苦。」我說：「佛說世間是苦海，念阿彌陀佛，把心轉向光明，離苦得樂。」馬上沒有第二句話就開始念阿彌陀佛了。怪不得說「十方三世佛，以八苦為八師」，苦是最好的老師。可是，我們真正要等到這一天嗎？



另外一位口腔癌的病人，他是一個盲人，口腔癌蔓延到頸部，膿從面頰不斷流出來，他的媳婦告訴我：「我每天在家裡灑多少香水，都沒有辦法消除這個臭味。」末學聽了，私下告訴他的媳婦：「看您常常陪您公公來看病，知道您是很孝順的，照顧癌病患者很辛苦，但佛說：『八福田中，看病福田是第一

福田。』您盡心照顧他，讓老人家歡喜，自然福報無量。有一天我們也都會老、會生病，我們怎麼對待長輩，孩子就會學著榜樣來對待我們，我們要注意，即使極微細的言語行為，都盡量體貼病患無可奈何、痛苦的心境，老人家自己也不願意發出臭味，現在每三到四人中就有一人可能患腫瘤，假如是我自己，也無法發出香氣，他是不得已的，您能多一分包容，就多添一分福氣。」

因為他看不見醫生，就都很仔細問、很仔細的傾聽。「我這個病到底怎麼樣，你告訴我實情沒有關係，我就是唯一掛念，我的兒子還有一個沒娶媳婦。」唉！人真有無窮的煩惱啊，這麼痛苦了還有「兒子沒娶媳婦」一大堆的事。一個人沒有能夠顧自己前，實在沒辦法照顧其他什麼人，沒有辦法超越過自己

的苦海時，實在也沒有辦法度任何人超越苦海。



還有一個患者，胸前刺龍刺虎，大概以前曾一度是叱咤風雲的人。自從他得了口腔癌以後，很難能可貴，他開始發奮，真誠的懺悔，他說：「我是活該！」他沒有一句的怨言，又很誠懇懺悔，幫助其他病人，盡力修善，對別人而言，有如世界末日的狀況，他卻勇敢坦誠地將它化為洗心革面修功補償的良機，雖經歷了許多落淚的苦楚，但終於突破而勝利了，內心的勝利，還比身體的勝利更可貴。

常常可以聽到病人埋怨：「我這一生不曾壞心毒行，也沒做什麼壞事，天公無眼，竟讓我得這款病，這麼痛苦！」然而，讓我們深深反省，真的嗎？真的沒有壞心毒行？真的都沒做過

壞事，那顯然是聖人了。假如對照佛陀的教導，從小到大，遇不如意事就生氣，出言不遜，貪吃、為口腹之欲，不惜小雞兒喪母成孤兒，不惜小豬一家分離死別，說不誠實的話，做事不認真，對父母多頂撞，不體貼……無一不是貪瞋痴的壞心眼。

種過果菜的人都了解，種子雖小，長出的樹木果實不小。

果報沒有現前時我們可能勇敢地說他人壞話，或在憤怒中傷害別人的心，勇敢慷慨請賓客吃活海鮮，果報現前才知苦不堪言，苦時便求消業障，廣公老和尚說：「須從身口意消根本業障。」

換句話說，為了自己營養貪吃時，想到這鯉魚、這泥鰍也是十方如來憐念的眾生，如此算來也是我兄弟，如來在念牠、母親在等牠；本來想大發脾氣的事，因了解到幻化，而不再動怒；忍不過很想罵人時，想到他也是阿彌陀佛日夜憶念垂手要救度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的人，他也有被業力束縛不得已的苦衷，就轉而念佛憶佛，能積極轉變自己，不被一向習慣性言語、行為、意念所障礙，業障就會消除，疾病的苦也會在慈悲柔軟的心念中銷融化解。

* * *

有一位南投名間國中的老師，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病人，每天我在病床旁邊，總抱著一種學習的心境來傾聽他們的教導，他來住院的時候，腫瘤已經蔓延到脊椎骨，壓迫到脊髓神經，雙腳完全不能動了，經過緊急放射治療以後，勉強可以撐柺杖活動，近在旁邊（在我們走起來是二、三步）的廁所，對他來說是遙遠的距離。每每看他奮鬥著從床上起來，撐著上廁所，雖然他的身體非常虛弱，但眼睛非常的有神，後來他更衰弱，吞嚥很困難，講話也很困難，腫瘤侵蝕了腦神經，睡覺的時候

眼睛也沒辦法閉上，後來腿又骨折，在這種病況中，他告訴我：「可惜啊！我現在已經不能教書了！」（他曾經是一位非常認真教學的老師），他說：「我經歷人生這麼大的磨難，這麼大的痛苦，我了解這個人生，了解一切人的痛苦，我會更加的來愛護學生，可惜我已經沒有機會了！」我說：「您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老師，光是在受苦中能發這樣子的願心，就是非常令人尊敬的。」他從床上奮鬥著要起來，但只能將頭抬離床鋪半尺至一尺，我們是一躍而起，他奮鬥得滿身是汗，只能拼三、四十度的距離，但是他很勇敢，他告訴我說：「我今天可以爬到這樣的距離。」對我來說，他起身三、四十度的這個角度，比我看「飛躍的羚羊」在「世運會」上飛騰更有意義，因為這裡頭包含了他想要奮鬥著起來，再繼續站在講臺上來愛護學生

的那種愛心。

我們每天身體健康、精神飽滿，常常計較芝麻小事而自尋煩惱，對工作也多埋怨，有身體也不做好事，想想啊！一個已經躺在床上的人，他就是苦於沒有機會能更多愛他的學生一點、多照料他的學生一點，雖然他終於沒有能再站上講臺，但他那一念真誠的心，已經使他站上了永恆的講臺，作我們千千萬萬人的老師。



曾有位末期舌癌的患者，他的癌已從舌頭穿過了下巴長到整個下顎滿滿的，他從強健可以走路，到需要二個女兒攙扶，到坐輪椅，到沒有辦法動彈。這個癌腐爛，每天滴滴答答的流膿，他每次來換藥的時候，就問我：「為什麼越長越大呢？」

（他已經講話講不清楚了），就這樣無力地躺著，我給他換藥洗這個創口，他那種眼神，好像問著「我到底會不會好呢？我快要死了嗎？」那一種害怕的神情啊！這是恆河中生死的影像。

* * *

一切眾生在面臨死亡時，都是感覺孤單、害怕、恐怖的，即使一位有八十多年人生閱歷的老母親，當她六十歲的兒子去世時，她依然會趴在我的懷中哭得像一個無助的孩子，顫抖又冰冷……。有一回去聽經時經過中華路，天冷了，賣鹿肉的攤子正新開張，末學騎摩托車過去，正望見籠中三隻鹿兒相依偎，那眼神！多麼熟悉！多麼像末學每天所看到病床上徬徨的眼睛，「我快要死了嗎？救救我！無論用什麼藥，什麼方法……」可憐的小鹿，放了牠們吧！放牠們歸回山林吧。牠們的呼吸一旦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停止，用什麼方法也無法再讓牠奔跑，趕緊找賣鹿肉的先生商量，請求不要殺牠們，我們聽經回來會來為牠們贖命放生，賣鹿肉的人一聽放生，沉重地感慨，「我是養鹿愛鹿的人，不曾殺鹿，因為經濟失敗，不得已今天第一次要殺鹿，我也很痛苦。」

聽了他的話，末學不禁要哭出來，眾生造業受報中都有著不得已的苦衷，其實每一個人內心都有悲憫的佛性，這也是阿彌陀佛不斷寬大包容，只期盼我們一念回心向光明的原因。幾位學長慈悲照料鹿兒過夜，清晨將牠們護送去皈依三寶，歸回山林，希望牠們永不再被網捕，也願網捕之人，發菩提心，逢善因緣，改行轉業，莫繼續殺生而嘗苦報。



常常病人床下或桌上都放著一小鍋或一小盆活泥鰍、活鯉魚，準備進補，末學每去查房就聽見魚兒掙扎跳動的聲音，有一次去看一位二十七歲患乳癌的小姐，她是位基督徒，這年齡患了乳癌，您可以想像她內心的痛苦，在檢查檯上她的雙手總是僵冷的。那天一進病房，就聽見床下一些躍動，末學心中一陣觸動，就告訴患者說：「我聽見您床下有人向我們求救！」她瞪大了眼睛，末學問她：「當您知道得了這病時，一定很希望有人救您對不對？」她點點頭，末學告訴她：「床下的小泥鰍，想到牠快入熱鍋，心中的感覺就和您這時心情一樣，您願意做牠們的耶穌？牠們在向您祈禱，您看！」我們一起看著魚，她的眼眶紅了，末學說：「您發心救牠們，當您有困難時，自自然然會

有人來救您的！」她歡喜地答應放生了，臺中商專的學長慈悲地來為她放生，魚兒新生的歡喜，似乎也鼓起她頹喪的生機。

末學有時向病人說：「您這鍋活魚賣給我好嗎？」病人常答：「醫師您要吃，送您吃好了。」末學說：「我吃素、不吃

魚，我希望買您這鍋魚去放生，以此放生功德祈佛保佑您能像這魚得獲釋放一樣，重獲健康，早日回家團聚，不再受病苦。」

瀕臨生死交關，已飽受苦楚的病人通常一下就能領會「我和魚兒一樣，魚兒和我一樣」，而將心比心發起悲憫。一念之慈，和風甘露，患者去放魚重生的感觸與心意，遠比吃魚更能滋潤他們的生命，鼓舞他們的生機！



有一個年輕人，半夜出去，可能看了不良少年一眼，就被

捅了一刀，躺在路上，後來被抬到醫院裡頭來，他的腸子跑出來，肝受傷，膽也破了，記得那天半夜我們替他開刀，在開刀前因為他沒有半個家屬能夠趕到，院方只好先給他照相，免得這個刀開下去有個三長兩短，將來不知如何承擔，（在我們這個社會，救人也不容易就是了）。他才剛剛訂婚還沒結婚，您可以想像他未婚妻後來趕到驚慌的樣子。我們肚子裡頭並沒有裝一些很美觀的東西，佛告訴我們「不淨觀」，我們可以常常的觀想一下。如果相親的時候拿一張腸子露出來血淋淋的照片出去，能夠答應的人，恐怕很稀有吧！

* * *

有病人作骨科治療，由腿上面插一枝金屬棒進骨，再穿出對邊皮肉來，下面也插一枝，穿過皮，刺入骨肉，再穿出來，

你可以想像到病人當時臉部的表情和哀叫聲。慘厲的哀叫聲，可以令聞者都心酸淒惻。啊！如果是我們，會有什麼微笑安詳的表情嗎？大家自己揣摩一下。

您看過夜市場賣燒鳥巴的嗎？就像這樣子一隻一隻串起來。所有會發生在其他眾生的痛苦，也都可以發生在我們身上，當這個事情輪到自己的時候，就覺得非常痛苦，一點都不好玩，但是有時候，我們很輕易的把它加在其他眾生的身上。憫念眾生苦，也為了長遠的幸福，請大家不要再這樣做，以免「戲笑殺他命，悲哭入地獄。」

* * *

一個子宮頸癌的病人，每次她來的時候就向我哭泣，她的先生很早拋棄了她，她含辛茹苦帶了幾個小孩，小的才小學幾

年級，她就得了這個病，每天在憂愁中過日子。其實她的子宮頸癌經過治療，已經治好很多年了，本來可以回去過著快樂的生活，假使她懂得人生智慧的話。可是，癌是可以治療的，但是痛苦在內心不用佛智卻是除不掉的。

她做了放射線治療，也做了手術，就是少請了我們的佛陀替她開一個刀，真正的好刀要從心裡來開，把煩惱的根源拔掉！才不致於天天自己去擁抱煩惱的大樹不放，卻認為是大樹來擁抱自己。



有一位老婦人，她來的時候，眼睛是用紗布蓋起來的，當我打開一看，心裡真的是抽痛啊！這麼樣一個慈祥的老婦人，她的眼球已被挖掉了，因為眼球長癌只好挖掉了，可是我們有

沒有想到呢？我們在餐桌上常常就用一雙筷子，就把魚的眼睛這樣挖掉了，讓我們想一想海倫凱勒，這位既聾又盲又啞的偉人，她曾經寫過「如果我的眼睛能夠亮三天」，真是發人深省啊！

我們既然可以在各種情況下失去眼睛，然而在有眼可用的時候，卻常錯用來看東看西，而自生煩惱？我們為什麼不望向佛陀的慈眼呢？為什麼不望向無量光明呢？我們常常用可貴的眼睛在看周遭的垃圾，撿撿別人的垃圾放在自己的心裡，撿久了以後，整個內心像個垃圾桶一樣發臭，而阻隔了自己和清淨大海眾菩薩的相會。

請張開我們內心的眼睛，趁它還能夠看的時候，多看看別人的長處，學習別人的優點；多感受一下，多看看阿彌陀佛紺

目澄清四大海的眼睛，看看極樂世界的美好風光，看看菩薩晴空朗月的胸懷。



有位食道癌的病人，呼吸有困難的時候，只好做了一個氣管插管幫助呼吸，另外又從鼻子插管子好餵食，她很吃力的咳嗽，每一咳都是錐心的折騰，全身戰慄而痛苦，她的先生常不忍見聞，獨個兒站在走廊上含淚出神。

當末學偶然上市場，看見砧板上，那可憐的雞也是一樣啊！雞脖子被挖一個洞，很少人會憐惜牠的痛苦，可是當這個做氣管插管的人是你的妻子、你的母親的時候，你會為她的每一個咳嗽感到痛心。



曾有位從事屠豬行業的肺癌患者，他的妻子和女兒在他去世後來到醫院，心有餘悸告訴^{末學}：病人回家後幾天昏迷不醒，但口中一直驚聲叫嚷：「快把牆上這些豬肝拿走！」妻女說：「房內哪裡有什麼豬肝呢？」病人還是叫：「快把豬頭拿走！啊——」聲音是哭嚷的，這樣叫了幾日夜，全家毛骨悚然，不知所措，他死亡時非常驚恐，全家也驚恐，時時想起都心悸，方深信佛說殺生之因果報應。

他住院時，^{末學}曾勸他們念佛，然而他們說當時氣氛，怕都來不及了，怎念得出佛？阿彌陀佛雖大慈憫，允許臨終十念往生西方，但健康時，迷情中，回心向佛，已甚不易，何況死前之大苦大亂！願這位患者的現身說法，能令見聞者，免重蹈覆

轍之苦，亦願他乘此警眾功德，得離苦趣，蒙佛接引，亦祈被殺之眾生等，仗佛法甘露，解心頭怨結，同念彌陀，同生西方，同成佛道。

* * *

健康人嫌短，嫌睡不飽的一夜，在醫院中是血淚交織，痛苦漫長的掙扎；時候沒到的人，伸伸懶腰嫌鬧鐘吵，時候到了的人，一夜幾番生死大戰。

有位下咽癌的患者，癌長在他的咽喉，他沒有辦法吞嚥，呼吸也有困難，所以從肚子開洞插條管子餵東西吃，從喉嚨再挖個孔好呼吸。我們能不插管吃飯，不挖孔呼吸，何其寶貴！何其值得感謝！

在他臨命終前一段時間，可以說是每天小出血，而且每二、

三天就一次大出血，在他大出血的時候，血從嘴裡頭吐出來，從鼻子裡頭冒出來、從喉嚨的氣管插管冒出來，做為一個醫護人員，雖想救他，然而站在他的旁邊，卻只能夠拿一個彎盆給他吐血，給他輸血，因為血出自止不得的部位，真是漫長恐怖的煎熬。

他嗆咳出來的血噴得我整個衣裳、整個手——血凝固在我的手上，看著他的眼睛整個紅筋暴露，充滿了恐懼，而且張得非常的大，一整個深夜裡，我們在他旁邊，也全身血淋淋的這樣來接他的血。因清晨還要繼續看門診，總不宜全身是血，半夜只好請我的室友給我帶一件衣服來換。我的衣服是可以換的，而他的，是不能夠換的，您知道嗎？他再一動彈就又要大出血，手腳上是拚命在輸血進去，這些孔又拚命的在冒血出來，藥物

無效時，就這樣子的折騰啊折騰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夜又一夜。

人要好好的閉上這雙眼睛，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，於生死恆河中詳加體會，哪一個人反映的，會是我們自己那還不一定哪！

* * *

有位十六歲的男孩，原本都是全班第一名的學生，然而罹患腦癌，他的腦子已經開了四次刀（其中有三次是在同一年裡面開的）。頭骨拿掉了一部分，送來作放射治療，雖然看來頭凹陷了，幸而保全了生命，得以學佛。

有一天^{末學}收到了孩子的父親寫來的道謝函，他說孩子央求他寫信給^{末學}，希望如果方便的話，是否能贈予他一尊佛像，讓他供養禮拜，這位父親很客氣，似乎難以啟齒地才說出這請求，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生怕帶給末學麻煩。末學卻感動得流下淚來，就趕緊去請了一尊阿彌陀佛，他住在豐原，末學值班不能親自送去，就拜託住在豐原的護士小姐儘速請去給孩子。護士小姐回來告訴末學說，當她送去時，孩子由床上奮起，一跛跛，卻充滿精神下來拜佛（孩子半身不靈活），看得護士小姐都要落淚，感慨對末學說：「我四肢發達，卻從來沒有想到拜佛，看到他這樣虔誠，這樣奮鬥，才覺得慚愧！」

健康而靈活時，往往感覺是當然的，也很少珍惜要如何去運用，然而健康與靈活都是不久長的，保不住的。前面說過，人可以失去嘴巴，也可以失去喉嚨，甚至失去腦袋。今天幸而還有嘴巴，讓我們學習和言善語，在有生之年相互提攜、關懷、勸勉，讓我們好好念萬德洪名「阿彌陀佛」，我們不知何時會

失去腦袋，今天實應用來憶念佛的光明和悲懷。

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！

* * *

當內科住院醫師第一年，有一夜，在加護病房值班時，急診室送上來一位心肌梗塞的病人，呼吸停止昏迷不醒，面孔舌頭都已紫黑，心電圖和驗血報告顯示心臟已有很嚴重的破壞，依主任的經驗，比他輕微的梗塞都救不活了，示意患者家屬要有心理準備。

末學依例一面念佛，一面插管急救，點滴藥物已用，但血壓完全量不到，仍昏迷，患者也不能自己呼吸，患者的妻子哀傷地說：「人家說天公疼憨人，天公怎麼沒疼我？」醫師請您盡量救，即使救起來是植物人，我也願意照顧他！」末學感覺到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她確有一種憨厚的誠懇，就勸她說：「人在大難之中，要發大願念佛，才能突破。」她說：「大願怎麼發？」末學說：「憑您的虔誠自己發。」她不假思索說：「從現在起我們夫婦長素念佛，他是老師，好起來能弘揚佛法。」

末學給她和幾個孩子一人一串念珠，說：「今夜在加護病房外，您們著急也沒有用，不如安下焦急的心，一人念一萬聲阿彌陀佛，求佛加被，佛力不可思議，我們盡力救，您為他念佛，假如他壽命已終，也可往生極樂。」那夜我們三位醫師望著心電圖監視器，調整藥物，由晚上七、八點到半夜三點多，其中一位醫師感嘆：「我們三人守了一夜，只守一個血壓量不到的人！」（不用機器他不會呼吸）。

然而四、五點他血壓奇蹟似回升，人也漸清醒，末學趕緊打

開加護病房門要告訴他家人，門一開，全家一排人念佛，懇切至誠的面孔，令我感動得含淚，他的孩子在一張紙上寫著：「爸爸！我多麼希望您再睜開慈祥的眼睛。」有一位青年來探望，哭得令^{末學}以為是他的家人，然而這青年卻說：「他是我的老師，當年他自己住著搭在人家圍牆外的簡陋房屋，把薪水都奉獻栽培我們這些學生，假如沒有老師，就沒有今天的我，醫生請您一定要救他。」話未說完又哽咽了，^{末學}才知道這位患者曾經當選「十大愛心老師」。

他醒來後，還足足三天須呼吸機才能呼吸，但他卻能念佛；他除了心肌梗塞還有不輕的肺結核，然而，他竟活生生走出路出院了，而且還曾回來找^{末學}一起印經，每一位醫師看看心電圖、驗血報告，再看他的恢復，都覺得不可思議！



有位美麗的女孩，曾是校花，後來她臉上的腫瘤長得非常的大，可以說有三個頭那麼大，當我初看到她的時候，感覺彷彿有一個小孩附在她的頭上。雖然承受這麼大的痛苦，但還算非常幸運，在這麼痛苦的時候，她聽到了佛法，她感嘆的說：「可惜我聽到的太晚了！」

但是，只要及時發心，什麼都不晚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別人已經哀哀叫了，但是她可以念佛，她把痛苦化成甘美的慈悲，把懊惱轉成清涼的光明，她的心交給阿彌陀佛了。她把所有的財富、寶貝都獻出來供養大眾，然後交代了她的臨終大事。許多法師蓮友都很受感動，慈悲為她念佛。

有一次，她拿了五百元給我，叫我幫她買花的種子，或香

花樹苗種在寺院，或種在淨業精舍念佛堂的外面，花長大了好供佛，長年芬芳供佛。我在想，我們一個「所謂健康的人」可能都沒有像她這樣美的心境，你也許會覺得她的面貌已經不美，但換了我們，能有她這麼美好的心境嗎？

她把最心愛的一條金鍊子（她母親送她的）獻出來，告訴我：「你幫我賣掉了印經、供養三寶……隨便你做什麼，只要能夠利益眾生。」難得啊！這麼樣的大痛苦裡頭，她還能夠有這麼美的心境，你可以從這裡感受到佛法的力量！許多人去看她，她便說：「我這是業報相，大家看了我以後要『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』，要積穀防饑啊！及早念佛才不辜負來看我這一趟。」



有一個八十幾歲肺癌的病人，是安老所送來的，他說：「五歲時死了父親，八歲時死了母親，孤苦伶仃一個人活到八十幾歲。」真可說是嚐盡人生的悲歡離合，老來得了肺癌就這樣躺在床上。

有一天夜裡，進去看他，見他正坐起抱著枕頭，淒涼地自言自語：「我要回去！我要回去！」但站起來搖搖晃晃的，根本站不穩，常這樣的碰啊弄傷了。牙齒上已積了一層濃垢，但每天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叫他刷牙、勸他刷牙，他都不肯刷牙，他說：「人都快死了，刷牙做什麼？」

他不肯吃東西，將近有二個月的時間，幾乎要活活的餓死了，好不容易我把藥、把東西放在他嘴裡，他硬是不肯吞下去，

決心要死，後來大、小便也沒辦法禁了，整天拉屎、拉尿在床上。他沒有家屬，醫院人手不足，沒有人能夠跟在他旁邊這樣換床單、換衣服啊，後來連衣服也沒有辦法穿，也不願意穿，只好皮包骨的躺在床板上。

他不願意吃飯，只好打針，一雙手已經千瘡百孔了，這叫做蒼老啊，勸他念佛他也很難念出了，一見就湧起說不出的淒苦！他也曾和我們一樣健步如飛，爬山跑跳，也曾和我們一樣餓來飽餐一頓，笑得如花綻放，然而生死恆河的浪潮，一刻也不肯停留……這身體猶如會破、會倒塌的房子，住在古舊漏雨的房子裡，是很蒼涼辛苦的，此時若能念佛，將心安在自由自在堅固清淨的西方，任何時候搬家，都是莊嚴美好的，若隨著房屋的破舊懊惱悲泣，恐怕下次會搬到更糟的房子去，生生世

世辛苦！



有一位病人，有人說他八十幾歲，有人說他九十幾歲，據說是以前北平的大學教授，看面貌也是很有學問的樣子，他是別科的病人，和我的病人相鄰而住，從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，他就是這樣昏迷不醒的躺在床上，迷迷糊糊，我每次進去病房的時候，只能夠和他打打招呼，在他身邊念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」他從來沒有反應，好不容易這樣一、二個月下來，他有反應了，眼睛看著我，奮鬥的要講出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但已經是衰弱而無力了，他的手試著要合掌，但是我們這麼輕易做到的合掌，對他已經是非常的困難。

他難道沒有那樣粉嫩、粉嫩、白白胖胖的時候嗎？但是世

間無常，白白胖胖可以變得又老又皺啊！末學好像很殘忍，把各位學長心目中的影像，似乎都拉到地獄去了，但如果不是這麼殘忍的話，大家對於世間很多的事情，都沒有辦法看開，沒有辦法放下，就沒有辦法得到自在的幸福。不及時回心念佛，恐有永生難以彌補的遺憾。



一般人快要死的時候，通常呼吸有困難，在醫院就要用一個管子從口或鼻插到氣管去維持呼吸道通暢，危急的時候就送到加護病房去，有時弄個氧氣面罩一端一端的，全身可以插管的地方幾乎都插上管子——尿道插個尿管，鼻子插個鼻胃管，嘴巴可以插個AIRWAY，所有孔道都可以接上管子，只差心裡頭跟阿彌陀佛少了一條管子。

一個設備很好的加護病房，其實就是一座活生生的地獄。設備好像金碧輝煌，也確實救回不少人，其實對於病人來講，無論是治好或失敗，那都是非常恐怖的地獄，沒有人喜歡再被送進去。

以前末學讀地藏經總是覺得那個一定是佛怕眾生做壞事，故意講出來嚇嚇大家的，哪有什麼火燒地獄、拔舌地獄，還有什麼拔舌耕犁、抽腸剝斬、拋空翻接……什麼苦都有，好像很可怕，大概是嚇人家的，等我自己走到醫院去的時候，才知道佛句句話都是真的，也才體會到佛為什麼要在地藏經裡面再再、再三再三的咐囑地藏菩薩「勿令眾生墮於惡道中一日一夜」，一定要好好的告訴眾生這因果報應的苦楚，不要讓大家在惡道中受苦一日一夜，可是，我們平常真的細心體會過佛這種慈悲

心嗎？

當病人夜半呼喚我的時候，我在極睏倦當中醒來去看他、給他做治療，那時候看到眾生在生死中煎熬，八大人覺經的句子就會浮現在心中，「生死熾然，苦惱無量，發大乘心，普濟一切，願代眾生受無量苦，令諸眾生畢竟大樂。」但是，看到這麼苦的時候，叫你代受你敢嗎？你敢嗎？請問像剛才說的這些苦，叫你替他一個晚上，你敢嗎！末學不用說「替代」這麼困難的事，只是陪在一旁看護，接連幾天不睡覺，日以繼夜，夜以繼日，常常就覺得頭重腳輕，心跳加速了。

佛門修行除了悲心以外，還要有大的信心、願力，要有念佛的行持，才有辦法跳出這個生死輪迴的苦海。其實不要說代受苦，只要你聽啊——每天，坐在那裡從早到晚都聽人抱怨悲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訴，「我是怎麼樣怎麼樣的苦」，「我家裡是怎麼樣的苦」，讓你聽一天廿四小時，連續幾天你就曉得。當我聽了一段時間以後，有一天當稱念「觀世音菩薩」時，忽然間，聽到念觀世音菩薩的聲音——「大——悲——觀——世——音——菩——薩——」僅僅這樣一句，就深深觸動我心而不由得痛哭流涕！

真的，不要說讓我們「受」——代眾生受無量苦，即使只讓你聽苦，就能體會菩薩是何等的慈悲，竟然發願——「觀聽世間的苦難」，而且哪裡有苦難，就要立刻去救他。我們細心敬念，從一尊佛菩薩的名號裡，就可以體會出佛菩薩那種無窮無盡的慈悲，不可思議的心地，無倦常照我的細膩懇切。



當末學這雙眼看著許多面臨死亡的憂畏驚怖，這對耳細聽著

無數死別生離的哀泣悲啼時，回心來念著阿彌陀佛——「無量光明無量壽」，淚水突然湧滿眶中，感受到含藏在名號裡無限親切的了解與慈悲，原來阿彌陀佛早已深深了解，我們生死凡夫一切的黑暗憂傷，他深深了解生生死死中的一切悸慟，無量光壽便是無窮盡的救度，是恆無疲厭的慰安，沒有放假、沒有休診、沒有下班、日以繼夜、夜以繼日，志願永不休息地救拔生死大難，給予極樂的清涼。

您曾否體會即使只是連日的陰雨，並未失去太陽，人們也有衣晾不乾、物品發霉的不便，螞蟻也有舉國流亡的傷悲！而無量光壽便是慈悲永恆的能源，無盡的照耀，沒有失去光明的不安，沒有死亡別離的恐怖。

有時深夜裡，當安眠藥、止痛劑都失效的苦痛之際，未學便

在病床邊，陪著患者念佛（其實應說是患者菩薩陪我念佛，因為若非他們，末學絕不會勤快到半夜不睡，起來念佛。）和著患者音聲和呼吸，一聲聲靜靜念著聽著。藥物無用的幽暗中，阿彌陀佛懇切的呼喚是最有效的光明暖流，撫慰著傷痛的身心，聽聞得一聲，當下就解脫無憂，能靜下來字字聽清一分鐘，這分鐘，苦痛就如霜被日照，消融無蹤。阿彌陀佛像免費供應的電力公司，只要您不要拔掉插頭，就能收到源源不斷的佛光流注。



有一位鼻咽癌的患者——在此介紹這位是有特殊意義的。她的腫瘤已經長大到壓迫呼吸才來，可以說是非常的痛苦，這位病人在她往生前不久，發心吃素了，她拉著我的手跟我說：

「郭醫師，我的病如果沒有辦法了，請替我祈求，趕快讓我到阿彌陀佛的國度去。」

她是住在其他診所，只到本院來作放射治療。本來鼻咽癌，可以說是治療效果非常好的疾病，只要早期發現來治療，可以說都會好的，但是她發現得太晚了。這位病人半夜裡頭因在她住的診所裡呼吸道阻塞了，那位醫師把她送到我們醫院來做急救，但已救不起來。

那夜^{末學}沒有值班，也不知情，隔天早晨上班，那時她早已經斷氣有一段時間，也被宣布死亡了，家屬在辦理要出院。加護病房的護士也不知道為什麼廣播找我去，一見到她，心中一陣悲楚，我望著她，在耳邊告訴她說：「你短短的生命當中，已經受盡了這麼多的苦，妳的孩子雖然還小，先生還在，但是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這些你要管也管不到了，現在你一定要萬緣放下，一切都放下，跟著我念『阿彌陀佛』隨阿彌陀佛到西方極樂世界。」我就在旁邊念佛，祈佛慈悲攝受，那時候內心實在感受良深，念一句阿彌陀佛真正的是打從心裡頭念出來，沒想到她的眼淚一直流出來，後來我請加護病房的護士小姐一起來看，我說：「我們醫學上認為她已經死了，氣也斷了，心跳也沒有，血壓也沒有，什麼都沒有了，可是佛家講人死了以後，因為有執著，她的神識還沒有完全離開身體，平均要八個小時才會離開，所以我們要善待臨終及命終的人。」

可是現在的人若在醫院去世，多半不可能就地安放遺體讓我們為他助念八小時，這是很遺憾的。但是我們學佛的人要特別注意，臨命終的時候非常的要緊。因為人在快要斷氣、要死

掉之前，四大分離非常痛苦，神識要脫離身體像風刀解體、烏龜脫殼那樣子的苦，這時候不要隨意動他，要幫他好好的念佛，引導他，能夠提起念佛往生的正念，讓他歡喜生信發願歸向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，否則的話，隨業投胎，生生世世在六道輪迴，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這樣——生老病死苦一再重演。

即使你當了總統、當了國王也免不掉的，聰明不敵業力，富貴難免輪迴！在這裡提醒大家，以後要是碰到任何家親眷屬、親朋好友……乃至於你自己，一定要注意，臨終之際及斷氣後八小時，務必要一心念佛，信願能真切，佛必慈悲攝受。這時段，暫時不要移動軀體，或做一些只為獲他人好評的排場及冷凍。假如您自己曾患過重病，或曾體恤細心照顧過重病患者，便能體會，在軀體已經極衰弱痛苦時，即使略微翻身、更衣，

也令人疼痛皺眉，心難安樂。

一般人以為念佛便是催死、送死，其實阿彌陀佛，是無量光明無量壽，為重病病人念佛，正使他紛亂痛苦的心和佛的無量光壽契合，也正返啟自性無量光壽。壽命未該終的，念佛承佛力加持，消災延壽，臨床上常見病人放下萬緣，一心念佛，本已彌留卻反速愈了。壽命已盡，念佛就蒙佛接引到極樂世界留學，自在安樂度眾生。

行醫中見不少病人，眾醫護人員急救無效，宣布死亡，數小時後遠方親屬趕到，亡者突然鼻出血，或流淚，使_{末學}極相信尊重古德所建議的八小時勿移動，一心助念。亦願大家勿輕忽而有難以彌補之過失。



有一位患者雖然是屠夫，平常待人誠實寬厚，殺豬是其父母親傳下來的職業，他說：「我們也不好去改它，也不懂去改它。」他小的時候就有人教他念「阿彌陀佛」，他每次看到佛像的時候，就合掌念三聲：「阿彌陀佛」。很難得的是，他說他不為自己祈求，而希望佛能夠保佑一切眾生，他說：「佛怎麼能夠只保佑我一個人呢？」我說：「對！這觀念非常的正確。」

他殺豬雖然殺了很久，但是他的心地算是善良，來探望的親友多有蒙恩、讚歎者，只是他不懂得殺豬是害眾生要受果報而已！後來他得了下咽癌數年間，喉嚨整個都被癌所侵犯，雖曾做過治療，但又復發起來。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「咻！咻！咻！咻！」

咻！」呼吸就這麼困難，一直發出拉鋸般的音聲，一口痰吞不下去，也沒辦法吐出來，喉部就如被勒緊了，每一喘息都是苦楚折磨，他告訴了末學，他體會到豬被宰殺的慘痛，他至誠懺悔了。

他沒有辦法吞嚥，只好插管，可是他在觀念上能夠想開，又能發大善心，念佛求生淨土，面容就和其他病人憂愁的面容不一樣，他告訴我：「郭醫師妳看我的身體還有哪一部份可以用？」「我的眼角膜可以捐給人家嗎？」「我的心臟還好嗎？可以捐給人家嗎？能夠捐出來的都幫我捐出來吧！因為如果犧牲我一個人那是不要緊的，只要讓別人能夠舒服就好了。」

我說：「真不愧是菩薩的心境啊！」就告訴他：「一個人的的一生是一種榜樣，你一對眼角膜只能給一個人，他有了眼角

膜，能睜開眼睛，然而要因『看見』而生喜或生怒還不知道哪，也許他用這個眼睛每天看令他憤怒的事情反而懊惱，一個人有眼睛有肉眼，並不見得就會幸福——如果不會運用的話。作換心手術也不一定能使人幸福，——假使他沒有了解真正的道理。」

末學並非不願需要器官移植者，能重獲健康幸福，而是，真能受割身之痛而心安然無悔無瞋，需有大「道力」；而且，一位癌病患者即使有大善心，願活時當下捐出器官，接受者不能忌諱自己因此患癌病嗎？然他此心極偉大、難得，不可阻之，故告訴他：「你現在好好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乘願再來度眾生，只要你在這個時候能夠奮力，在最後能夠努力登上蓮臺，一個人的一生就是一種榜樣，你可以幫助許許多多人打開心眼，

看見清淨的極樂世界。」

他說他殺豬一生，原先是因為經濟情況不行，不殺豬沒有辦法過活，後來發現他殺豬一生所賺來的錢不夠他付醫藥費而且還欠債，更難過活！大家常有一些「不怎麼樣不行」的說辭，雖然知道不合佛法，也繼續把它做下去，等到真有一天發現「不行」的時候，回頭一看，會發現你一生也許因為這個而賺得什麼，但是到後來所要賠出的代價和痛苦，遠勝於所曾賺得的些微名利。

他住院中，有幾位蓮友都曾經去為他念佛，講說佛法。出院回家後，臨終前幾天交代：「請郭醫師找幾位朋友幫我念佛」，醫王學社的幾位學長，還有我們的房東太太都跟到北港去幫他念佛。據說他臨終的時候就是面帶微笑念佛離開的，他

們越念佛他越微笑，他們念完了跑回來告訴我說：「我們去念佛，他後來跟我們笑，他已經往生八個小時了，還跟大家笑。」

「自是不歸歸便得，故鄉風月有誰爭？」這歸得的笑容，正是

一切生死徬徨中人的安慰和鼓勵！最後的微笑，最稀有珍貴的

微笑！



前面這些是恆河——恆久生死的洪流裡頭種種的影像，這一切都讓我們的釋迦牟尼佛感到頭痛，當時他就是看到這些生老病死，而思惟著到底要怎麼樣救度這一切眾生，離這生死之苦海呢？他經過一番苦行，在菩提樹下覺悟了宇宙人生的一切道理，在印度的鹿野苑（真的有鹿的野苑），在美麗的鹿野苑開始轉法輪，開始對五比丘講「苦集滅道」四聖諦，講「人

生」，有什麼樣的苦，它的原因是什麼？解決的方法是怎麼樣？解決好了以後是怎麼樣一回事。

末學常覺得這是人類史上最美的醫學演講，佛是一個最偉大的醫生，把這個演講講出來了，讓人們可以永遠永遠免除這些痛苦啊！有如從漫漫長夜裡頭開始放出光明，覺悟是一條非常美麗的道路、美麗歸鄉的道路，返回人人本具的清淨佛性。我們的釋迦牟尼佛天天都在跟我們招手，招手呼喚我們踏上美好的歸鄉之路，他要我們解除煩惱的纏縛，畢竟安樂。



在座大家是不是想要踏著佛陀的足跡前進呢？有許多人跟隨佛陀的腳步也邁上覺悟。大家看看這一位虛雲老和尚，單看他這一種神采，尚且不需要去讀他的生平，先只要先看看這

一種神采。就感受到何等的胸懷才能有這樣的神采呢？

末學曾聽過一位師父講，他所親近的師父，在三十六歲的時候，虛雲老和尚當時是一百零六歲，他們兩位一起過一條河，河上是用二隻竹竿架作橋，這三十六歲的人不敢過去，老和尚把他的西裝領子一提，提著他這樣走過去，他嚇得要命，二隻腳還在那邊踢來踢去，老和尚眼睛都不眨，就這樣把他提過去。

老和尚的事蹟大家可以去看傳記年譜，我們講的只是小小的一點點，大家就可以從這中間去體會了。我們看過生死痛苦的眾生以後，再來看這追隨佛陀足跡的人，他們怎樣「生時麗似夏花，死時美如秋月？」生的時候像蓮花一樣的美，死的時候又像秋天的滿月一樣光明遍照。



一代大德上廣下欽老和尚，大家讚譽他是「佛教界的國寶」，他老人家九十五歲往生前兩天所拍的照片，目光依然炯炯有神！在老和尚九十二歲那年，末學曾經有機緣跟著他老人家爬山，老和尚走在前面，步履矯捷，末學跟在後面相當吃力！當時承天禪寺還在建築中，有一段路障礙物很多，末學走得差點絆倒，老和尚回過頭來說：「要走好哦！」聲音雖沙啞卻懇切有力，眼神嚴肅而無限慈悲，末學非常慚愧，至今人生道路上屢經蹉跎，深覺「走好」之不易，頭破血流之際，回思此雙關之語，驀然淚下。

有人想像他是非常玄異的，就要去「探查探查」，在旁聽了半天，怎的老是說：「念佛！」「不要吃肉！」就想：「這

我也會說啊，何必來問這老和尚」，不錯，話人人會說，但問題是我們沒有像他老人家下過那樣的苦行真功夫，也沒有感人的德行，就是熱心去人家中苦勸，人家尚嫌囉嗦，而他老人家降伏了自己，在念佛用功上，下了非常深的功夫，自自然然感動千千萬萬的眾生，他年輕時在深山洞中打坐修行，帶去的食物吃完了，就只藉著樹籽山薯維生，三件衣服補得只成一件，近六十年長坐不臥，對物質方面需求極低。

在大陸承天寺叢林中，他的師公上轉下塵老和尚教導他：

「吃人家不要吃的，穿人家不要穿的，做人家不要做的，以後你就知道！」並只要他苦行念佛，他老老實實地實踐了這些教訓，在心地上下功夫，終於他成為一位極不平凡的人，許多人一見到他老人家便忍不住感極而泣。

他的開示經常只是一兩句最要緊話，我們果真信得過，絕不虛度此生！就像前面說：「念佛！」「不要吃肉！」我們果真念念都在念佛，讓佛大覺悟的光明智慧慈悲隨時充滿心中，豈不是隨時吉祥？不再有人我是非的痛苦；不再受貪瞋癡的燒灼。果真放淡口腹之欲，照老人家所教「不要吃肉」，慢慢會體驗到「本是同根生」的滋味，會體驗到慈悲的喜悅，當生天天心情坦蕩；再深信切願求生西方，臨終必蒙佛接引，解決生生世世的生死大痛！

老和尚兩句話便明白指示出一生成佛光明的大道。老實的人信受奉行就得大利益，不老實的人便喜歡談玄說妙，弄些稀奇古怪，誇張一些神通，而忽略了他度人了生脫死最要緊的教導。



老和尚的弟子告訴^{末學}，老和尚在世時，一天，有一個人，提了一個「○○七」的手提箱，非常神秘地上山，要求見老和尚，而且非要單獨見老和尚不可！因為過去曾經有人圖謀不軌，所以弟子就不允許他單獨見老和尚，這人說有要事請問，後來他就去附在老和尚耳邊，非常鄭重地問說：「老和尚，人家都說您有神通，您老實告訴我，您到底有沒有神通？」老和尚也很神秘鄭重附在他耳邊說：「我告訴您，我有吃就有通，沒吃就不通！（臺語）」

這是發人深省的，佛法的奧秘就是平淡，而不是令人好奇而趨之若鶩的神通或光怪陸離的異相。神通人人本都具有，只是被貪心、憤怒、愚癡、傲慢、疑惑等煩惱埋沒而不能顯現，

有神通若不能解決生死的問題也是枉然。向外去尋求「所謂有神通的人」相助，更是捨本逐末，老和尚說：「向人求，就會遺失釋迦佛。」



末學覺得老和尚最令人震撼，最偉大的「神通」是他的忍辱功夫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：當年他由深山回到大陸承天禪寺，鬚髮皆長，宛如山人，無人認得他，經過表明才知究竟。

而過了一段時間，寺中當家師和殿主為了考驗他的功夫，故意把功德箱的錢財藏起來，然後對他表疑，於是舉寺認他為賊，數月白眼惡言交加，而他如沐春風、如飲甘露，安然自在，這是何等磊落的胸懷，何等自由的逍遙人，這種忍辱神通比什

麼「冒煙、放光」要神奇太多了，因為燒紙也能冒煙，點燈就可放光，但我們捫心自問，誰能被誣為賊，而仍安然如飲甘露不加辯白？誰有這般洞破世事如幻如化的功夫便是大智慧人，值得頂禮膜拜。

然而我們很不幸常常成為老和尚所形容的——「石頭狗」——

——「追逐石頭的狗」，人家要我們跑很簡單，只要隨便扔個石頭我們就亂追一通，追得精疲力盡，竟只為了一塊不能吃的石頭！老和尚瞪大眼睛說：「這樣沒主張，怎麼去西方？」他老人家是自己的主人，生死自在，難怪老少敬仰。他不求名聞利養，而因為是真操實踐，更令人心服。

* * *

有一次有位新聞記者上山勒索，向老和尚威脅說：「我的

筆是很厲害的，假如不給錢，就把你登一篇！」老和尚只安然道：「儘管登上去，隨你怎麼寫，我不要人家恭敬，人家恭敬我，我要天天念大悲咒加持大悲水；人家不恭敬我，我正好靜靜念阿彌陀佛。」這位記者也只好感嘆老和尚不同凡響，真是「事到無心皆可樂，人到無求品自高」。

還有一次，有些皈依的弟子去聽演講，認為講演的法師有影射批評老和尚的意思，就打抱不平上山報告老和尚，不料老和尚當下非但毫無愠意，反而要上來報告的弟子去懺悔「誤會講演法師」的過失，並替那位法師解釋其言辭的佛法含意，告誡弟子假如今天人家指名道姓罵我們，尚要誠懇感謝，何況人家沒指名！老人家還嚴肅曉以「若要佛法興，唯有僧讚僧」的大義，他讚那位法師「能在花花世界度眾生，實是菩薩」，並

自謙說：「我還不敢去呢！」

老和尚的功夫非我們能測，但一些日常突發的瑣事中顯示的胸襟，每每令^{末學}感動不已！他宛如陽光慈悲普照一草一木，然而有時也以智慧的利劍猛斬煩惱的枝芽，也大刀闊斧砍去名聞利養障道的葛藤，為的是幫助一棵樹筆直地長向清淨的西方。

他經常出「非常刺激」的突擊考題，布局演技又逼真，被考的人常被境界所轉，當下不覺，久後謎底揭曉，才能知他用心良苦，有時他的反面手法及嚴格的磨鍊，真可形容是「碾得脫殼，磨得碎白，揉得柔韌，烘得變色」，好讓一位真願修行的人成為「能供養一切眾生，能普供一切諸佛的聖餅」，這個過程常是血淚交織的，有時老和尚也慈悲地掉下眼淚，告訴逆境考驗中的弟子說：「我教你的，你真的了解了嗎？我怕跟你

結怨仇，本來想要幫助你破掉這些執著，但要是你不能明白真正用意，就會變成跟你結怨仇。給你逆境，是給你磨鍊啊！」



祖師告訴我們往生西方三資糧「信願行」，「願」就是厭離娑婆，欣求極樂，（娑婆是自心穢惡所感得，極樂是自心清淨方顯現），雪公老恩師也強調「欣」「厭」之心是淨土總安心法門，然而凡夫的我們是很難在順境中發起欣厭之心的，不得已，老和尚乃至佛菩薩才要惠賜我們許多逆境，好讓我們「以苦為師」，猛提欣厭之心堅定念佛，了生脫死，以一世的精進勤苦，換永遠的自在幸福。其實這是再便宜也沒有的最佳珍賜，只是人們常喜歡「包裝美麗的定時炸彈」——追求一時的快意與名利，而賠掉永久的安樂，這樣災情慘重的損失，常使得佛

菩薩為我們流淚。

老和尚嚴厲地說：「在娑婆世界，只要貪戀一枝草，便要再來輪迴！」所以儘管娑婆世界的人們對他如此恭敬供養，他還是灑脫放下；坐落在山上的弘偉建築，對他而言只不過是「一時的小型教具」而已，藉著這些因緣境界來了解和教導一切有緣親近他的眾生。而真正灑然放下，老實念佛往生的人才是他真正的弟子吧！

他在往生前不久，有數天一直對所有人反覆說：「災難越來越多，趕快修，趕快修，修一分，一分的功德；修一千分，一千分的功德；修一萬分，一萬分的功德！」老人家很耐心一一地說，這是最懇切的勉勵了，信得過老人家的話便老實念佛，一門深入，不要再徘徊！



有位學長告訴^{末學}：他去請問老和尚「要怎麼樣念佛？」老和尚馬上反問他：「你怎麼樣念佛？」他答：「我有空的時候就念佛。」老和尚說：「你有空就念佛，沒空就不念，那你跟佛是點頭之交！如此怎麼能期望他在你生死關頭救你呢！來！來！伸出來！大家把腳伸出來！哪一隻是佛腳？認不認得？啊！要抱佛腳，連佛腳是哪一隻都不認得？那要抱哪一隻腳呢？你到底認不認識佛啊？」真是發人猛省！

這位學長描述，老和尚喝了一口茶，抬起頭來問他：「你看我有沒有嗆到？」「沒有。」「我剛念佛你知道嗎？」教育活潑的老和尚顯示了喝茶吃飯行住坐臥都念佛的修持。這位學長又給^{末學}一番提示：即使半夜裡不開燈，當聽到「嗯！嗯！」

兩聲咳，你就知道是爸爸回來了。好，現在半夜阿彌陀佛來了——「嗯！嗯！」你會知道是佛來了嗎？我們捫心自問我們念到認識佛，和佛熟稔了嗎？而老和尚是早已熟稔了，也曾對一位由美國來拜訪的博士，說到「鳥鳴、車聲、雜音一切都是念佛聲」。拜訪者請問他這情形維持多久，老和尚答「晝夜六時」（即「時時如此」）。

他十年前就已告訴弟子們說：「將來我走的時候要現病相而走，而且你們三人都送我不到（臺語）」這三位弟子都認為不可能，因為三人中總留一人在老和尚身邊，怎麼可能會發生「送不到」的情形呢？而果然不錯，那一天因為特殊因緣，這三位弟子湊巧同時離開一下，他就真的走了，走前一再勉勵大家：「這個婆婆世界很苦啊！大家趕快念佛，到阿彌陀佛的極

樂世界！」然後最後開示了一句：「無來無去，無事情！」就安詳念佛往生了，多麼瀟灑！

相形之下，我們是「來來去去，全事情！」沒有一天沒有雜事掛心頭，臺語「事情」——「歹事」，含有不太吉祥的意味，真的「不是閒人閒不得，閒人不是等閒人」，我們心中真能沒有「歹事」，真的悠閒，還得有相當功夫呢！



老和尚在往生前約一星期開始，每天晝夜都自己猛力出聲地念佛，那種「使盡每一口氣懇切呼喚阿彌陀佛」的念法，非常人可及，大眾輪班跟他大聲念，尚且聲嘶胸痛氣力難支，何況他九十五歲的高齡！一般人臨終呼吸尚且無力，一切不能自主，他卻如健將突出五濁的重圍。

有弟子恐他以近月不食的體力難以支持，故建議老和尚說：「師父，我們念，你聽就好！」老和尚瞪大了眼，斬釘截鐵說：「各人念各人的！各人生死各人了！」說罷又大聲懇切地自己念佛，然而在往生前第六天，他忽然演出了一幕，極其餘韻深遠的戲，末學思之，深覺足以提供大家作為警惕。

那天，老和尚忽然一反平常教人專念阿彌陀佛的作風，突然很緊急命大眾為他誦「大藏經」，大藏經浩如煙海，真不知從何誦起，於是請問老和尚要誦哪一部？老和尚答：「總誦！」

（臺語）「大眾就趕緊請出一大部一大部的藏經，搬得氣吁喘喘，看他老人家一副決定要往生的樣子，心中又急又難過，更不知從何誦起，老和尚就說：『看你會什麼經，通通給我誦！』」於是大眾便一部部誦起來，心經、金剛經、藥師經、地藏經

……。在這緊要生死關頭，才發現連僅僅二百多字的心經都幾乎要誦不順口，可說是口誦心焦。

當這大眾搬大藏經一部部誦時，老和尚只幽默一笑，逕自念「南無阿彌陀佛！南無阿彌陀佛！南無阿彌陀佛！」一點也沒受周圍誦經聲的影響。末學感覺老和尚這一笑，真是當頭的一棒！請問這幕突來的演出中，誰真把大藏經「總誦」了？惟老和尚他念念清楚分明，又念念懇切有力的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真正「總誦」了大藏經！

我們切莫疑惑老和尚怎麼臨時改變了題目？他老人家是非常擅長用反面手法發人深省，令人親自體驗箇中滋味，而產生刻骨銘心的效果，畢竟修行是「行」出來的，不是說聽了事；在醫學院紙上談兵，跟看血淋淋的病人，顯然大不相同！大家

也許會發現老和尚這番演出，和雪公老恩師的「萬法精華六字包」有異曲同工之妙，一般人臨終苦不堪言，只「阿彌陀佛」四字都念不出來，何況誦經，何況誦大藏經！

我們還是敬遵「老實念佛、莫換題目」的教導，免得好似練了十八般的武藝，到苦時不知用哪一招，天天換題目，彷彿很有學問，又彷彿和很多佛菩薩都有交情，臨時卻心亂如麻，不知念哪一尊好。其實阿彌陀經中說：「六方佛都出廣長舌相，讚歎阿彌陀佛，勸眾生信受念佛求生西方。」就顯示了我們念「阿彌陀佛」，所有的佛菩薩都歡喜，就是「總誦」！

* * *

老和尚往生前兩天親自打木魚教弟子念佛，這其中尚很有趣的意蘊，他老人家把許多佛菩薩名字前面都加了「南無西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方極樂世界」的字眼，比如「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文殊師利菩薩，南無西方極樂世界普賢菩薩，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彌勒菩薩……。」末學體會——老和尚為我們點出：這些偉大的菩薩都在西方可以會見，只要像他專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，便可與各位菩薩把臂而行！

末學曾和一位醫師上山請教他老人家，這位醫師請問「如何打坐才能打通氣脈？」老和尚回答：「不必打氣脈，一心念佛證念佛三昧，所有氣脈自然全部打通！」這是自在的過來人給我們的忠告，聽明白大家就不必走冤枉路，免得臨終後悔莫及。及早準備資糧，像老和尚老早就說：「我已經買好車票，是對號的！」學長們的票是否已經買好了呢？是對號的？還是自願無座？還是不想上車呢？還是早些準備好，以免像末學在他老人

家往生之後，上山去念佛，念了幾小時，眼淚直流，念不出一句好佛來供養他老人家，頭低垂著不敢抬起，因為沒有做到老人家的教誨和叮囑，慚愧和懺悔都痛苦，但願學長們早日買到對號頭等車廂的票——上品上生的金臺！

* * *

再看我們的雪公老恩師（李炳南老居士）一代的大德，九十七歲高齡往生西方，這「幾歲往生」為什麼要提呢？因為我們說到有病人三十多歲就去世，家人還嫌又煩又長，像老和尚九十五歲往生，李老師，九十七歲往生，人人卻都嫌短，個個苦苦地挽留，盼望老人家住世久久，普利眾生。

末學會好好去聽經，就是受到老人家的感動。十年前末學就有機會在臺中慈光圖書館聽老師講華嚴經，因為老師帶山東口音，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雖有臺語翻譯，但末學臺語也不靈光，最主要是程度太差，所以根本都聽不懂，覺得時間過得很慢，既枯燥又乏味，看別人會心而笑，自己卻笑不出來，只聽到一句話，還覺有點耳熟，其實是不懂的。

前幾天半夜夢見山間明月，夢中忽迴響著老師十年前那堂課中的話。因那時候，老師講華嚴經，正好講到「無盡藏」，老師提到蘇東坡的赤壁賦中「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為聲，目遇之而成色，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。」老人家解釋蘇東坡寫的「無盡藏」，其實是從佛經裡引出來。事隔十年忽在夢中一直迴響「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……，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。」後來被電話鈴喚醒，醒來既無山林，亦無明月，是病人又不舒服，護士小姐請末學去看。作了這夢才更懺

悔：那時候什麼都聽不懂，就覺得老師講得不好，其實是自己程度太低落（根本沒有程度可言），才會嫌老師講不好，然後就怠惰了十年，沒有再去聽老師講過經，險些誤了自己的法身慧命！

一直到後來老師有一段時間沒出來講經，而後又出來講時，末學因為參加了女生齋戒學會，很受到上懺下雲法師的感動，可以說從齋戒學會轉變了整個生命，那時聽到晚課後懺公師父為廣欽老和尚，李炳南居士……迴向，印象深刻，所以當在偶然的機緣有學長提起要去聽經時，又決定跟去聽，老師那時候腳都腫起來，行動不便，是被用椅子抬著上講臺去說法的！何等要緊的佛法，何等偉大的弘法人——被抬著也要上去講！

記得那一座經，末學從頭哭著聽到尾，甚至無法看清筆記上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的字，至今也許記不清詳細內容，但是老師那種慈悲的力量卻強烈震撼_{末學}腐朽的心，深深感動在那股為法忘軀的精神中。若不是老師這樣拼著命弘法，恐怕無法救拔_{末學}冥頑不靈的心，在那次以後，就決定搬到臺中，方便聽經。



每月初，當醫院安排值班表，_{末學}也都優先遷就聽經時間來排，寧可忍受「連續值班」的疲憊也不願再錯失大德的教誨！因為「人身難得，是萬古一瞬的因緣；佛法難聞，是歷劫不遇的際會，錯過了，沒有人能承擔這份過失！」

{末學}的病人每天都以哀訴哭泣來提醒{末學}這件事的重要；並不是沒有人勸_{末學}「要吃營養一點，把頭髮燙漂亮一點，衣服穿美麗一點！」，但是_{末學}深深體會，人生緊要的生死關頭，那些全

不管用！還是及早看破，聽經、實踐、轉化生命才有用。所以後來雖然老師的山東口音^{末學}還是聽不太懂，但聽懂一句就珍惜一句吧，多麼難得啊，是千載難逢的稀有因緣哩！何況簡老師的臺語翻譯字字清晰流暢，幫了很大的忙，時常銘感不已，還有不懂的，就再去臺中蓮社恭聽學長們複講，恭聽中才明白學長們是多麼用功，思惟深入又努力實踐，每個人都受到老師德行的感召，很多人都是每星期三就由臺北、臺南、高雄等各方面趕到臺中來，在柳川、綠川畔的一隅，穿流著許多手持念珠和藹的面孔，真是娑婆世界極溫馨又清涼的一幕。

老師最後講的一堂經，^{末學}還記得，記得很清楚，他老人家凝聚了強大的悲願，一口氣一口氣地勸勉我們要「淨念相繼」，許多人忍不住落淚聆聽，這是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中的話，

「淨念相繼」這修行的重要關鍵，老師拼著最後的幾口氣提攜我們，我們是不是切實做了呢？

佛經的開頭是「如是我聞」，表面上我們都有「耳聞」，但末後的「歡喜信受，作禮而去」幾人能做到呢？——依蕩益祖師說：身心怡悅，名「歡喜」；毫無疑貳，名「信」；領納不忘，名「受」；感大恩德，投身歸命，名「作禮」；依教修持，一往不退，名「而去」，我們真的「依教修持，一往不退」嗎？想到這點就非常慚愧，大家試試就知道，未學自覺妄念的力量猶如火山爆發岩漿奔流，而淨念微弱如提一小桶水去救火，要翻轉此種情勢得下一番苦功，否則平日身體健康精神飽滿，都尚且不能作自己主人，尚且料不到下面要冒出什麼念頭來，臨終如何了得！



老師教我們：「念佛不必求多念，但念百八心不亂，其中若有一念差，掉轉珠頭都不算。」末學就開始練習，有好久的時間，念珠都只有「前三顆」是黑的，而且是否這三念的「阿彌陀佛」都純粹無雜，也不敢肯定，死命地念一萬聲、二萬聲……甚至一天念六萬、七萬聲也很難找到有「百八」淨念相繼不亂的佛號。這顆心真是亂得太危險，危險而不自知，怎可不及早加緊努力！讓我們再仰首瞻望老師一眼，再把他的教誨謹記在心頭。他堅毅的眼神，望向清淨的西方，望向無盡的虛空，也永遠望著無邊受難的眾生。

他老人家告訴我們：「盡虛空遍法界，盡是阿彌陀佛的一個身體，我們盡在阿彌陀佛的懷裡，所以佛來接引我們就是那

麼容易，比如我前面的這張大桌子，螞蟻要從此處走到彼處，路沒走斜，也需走很久，我若是阿彌陀佛，即可把牠從此處接到彼處，還可以從彼處接到此處，我來回接了無數次，而螞蟻還未走到彼處。我們念佛念到有感應時，佛來接引就是這樣。要如何與阿彌陀佛感應？必須把五欲六塵之心放下，凡是念佛不能感應，即是被這些所纏繞……。」但願我們都能老實以生命實行這些教導，和老師一樣，預知時至，一心不亂，往生蓮鄉，乘願再來，廣度眾生，滿菩提願。

* * *

也許有學長會說：像上廣下欽老和尚、李老師都是一代大德，難得一見的，我們平凡的人怎麼辦呢？請大家看這位員林賴謝妙老居士的舍利，晶瑩剔透，五彩繽紛，似琉璃、美玉、

瑪瑙……。賴謝妙老居士也是從信佛以來，很老實地，每天一早起來，就穿好禮服——海青，打開大門準備迎接佛菩薩，日切實念佛，為人慈悲少閒言語，她也念到自知時至。她請蓮友為她助念，蓮友說夏天助念辛苦，她說：「不會啦，我往生會選個涼快的天氣！」您看，還可以選個涼快的天氣，多麼逍遙自在。到最後，大家為她助念，她不一定能出聲，但手能輕敲床緣和著大家的念佛聲，正念分明安詳西歸。火化後燒出如此殊勝的五彩舍利子，啟發後人的信心，真是不可思議！

她平日生活簡淡，也不用買珠寶，卻虔誠以一聲聲阿彌陀佛凝聚了內在莊嚴璀璨的珠寶，因為我們念一句佛時便把佛的無量功德全攝為自己功德，信願持名，持一聲，一聲不可思議，持百聲千聲萬聲，聲聲不可思議！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

為者亦若是。」一位老太太能夠這樣，我們為什麼不見賢思齊呢？其實我們又哪一點比老太太聰明呢？

淨土法門道理非常深妙，真正要能徹底擔荷也只有馬鳴、龍樹、智者、永明諸位大師，我們若以妄想度量，常是愈推愈遠，反而不如老實念佛的老太太能夠潛通佛智，暗合道妙！



也許有人會奇怪，念「阿彌陀佛」的名號就有這麼大的效力嗎？是的！且先不說功德無量的佛名字，先舉一般的名字作比方：比如「橘子」這名字：有農夫發心種橘子，願在秋燥之日予人解渴滋潤之利，由播種、灌溉，培養施肥，他費盡了血汗！橘樹經歷了春的雨露，夏的烈日，耐過了颱風霜雪，由暗褐的泥巴中經營出鮮豔澄黃的色彩。突破了青綠酸澀的階段，

放出了芬芳的氣息，呈現出顆顆晶瑩的細胞，這一切多麼珍貴，多麼不易。

這一切與整個世界，息息相關，橘根著在不可分割的大地上；橘樹呼吸著沒有界限的大氣，與你我的呼吸打成一片；又享受著無私的陽光，農夫必須以其他農夫的辛勞成果維持生命，他要穿衣服，可能累病了還要看醫生，這一顆橘子來歷多麼不可思議。然而當媽媽問：「你要吃什麼？」你說：「橘子」，就吃到了這神妙的橘子，享受了一切農夫種裂了雙手的「成果」，不是嗎？

「橘子」尚且如此，何況是萬德洪名——阿彌陀佛！成佛的歷程多麼艱辛困難，是震動天地的偉大悲願，加上兆載永劫的忍耐、努力，才成就了不可思議的佛果，念名字就宛如品味

這果實，享受其中的甘美，在這聲「阿彌陀佛」中，佛給了我們無邊無際的幸福，給了我們一切修行的果實；有人囫圇而吞，也有人細細品味，各各滋味不同，人人應量而飽。

「阿彌陀佛」中蘊含了一切極樂世界的莊嚴美妙，自在逍遙，一切免費奉贈，卻只有誠懇的信賴者勇於接受。假如你一定不肯相信「說『橘子』二字，媽媽會給你橘子吃」，而一定要親自去種植，那也可以，只是恐怕橘樹沒長成，就已口渴而死，或被園中的蛇咬傷了。

像^{末學}這樣不會種植，又壽命短促的人，是寧願告訴媽媽「橘子」二字，就品嚐橘子的芬芳，吸收橘子的營養，感謝其中一切辛勞！相信農夫的願行成就，相信媽媽的慈悲慷慨，多麼簡單又便宜，吃了橘子有力氣又可以去看病人，服務社會，

多麼好！假如信不過，那從早忙累到晚，維持生命都有問題呢！

但是在這濁惡的世間住久了，人們似乎越來越不容易相信好事，相信真理——假若告訴我們：「東邊馬路上有一男二女，他們是金光黨，專門設計騙取錢財！」我們會相信、害怕，而且不敢往東走；然而告訴我們：「西方世界有一阿彌陀佛，二菩薩名觀音、勢至，他們放出金色慈悲的光芒，專門救拔苦難，度眾生永享安樂」，我們就會懷疑，甚至至死不信。

為什麼同樣看不見，我們能相信惡劣的金光黨，而十分恐怖，不敢向東，卻不能相信佛菩薩慈悲智慧的金光，而十分歡喜勇往向西呢？我們的心，真的沉淪到只能信惡不能信善；只能信假，不能信真了嗎？末學寧可相信：金光黨也有佛性，轉念念阿彌陀佛也能成佛，慈悲的阿彌陀佛永遠不會遺棄他們；寧

可相信：我內心的金光黨——貪瞋癡，有一天也都能轉成放金光的阿彌陀佛。



再介紹另一位潘謝映梅老太太，本來末學不認識她，是除夕前一天傍晚，打開診察室的門準備下班時，看見一位年輕人，告訴末學說：因為他的岳母發生車禍，他們由美國趕回來，而岳母在他們去年回國時就跟他們交代後事，說萬一她發生事情，希望為她請懺公師父，及蓮社蓮友助念，然而因為他撥不通蓮因寺電話，沒有聯絡上懺公師父，有人請他找末學看看能不能幫忙她。

末學一聽說她受過菩薩戒，相當用功念佛，又曾交代兒女她臨終時不可移動她，不可以哭，只要好好為她念佛，就知道是

修同一淨土法門的蓮友，當時想：「人家如此用功，尚且還遇到車禍，何況未學這種人！」就決定趕快去幫她的忙，必得滿她的願，助她順利往生。當夜就跑到她住的醫院去看她，在醫院門口，就看見一位年輕人似乎很心焦地在公共電話中研究著臨終大事，直覺那是她的兒子，想到一切眾生在生、老、病、死及愛別離中煎熬的痛苦，心中一陣陣酸楚。

她在加護病房中，昏迷了數日，可是為她念佛時，她就流下眼淚。當晚蓮社的蓮友，也沒吃好晚飯就熱心去與她的先生溝通助念事宜，兒女都很孝順，要助母親滿願，往生西方，還把家中牆上原先掛的家族照取下來，換上高僧大德的照片，以免母親動了親情，貪戀娑婆而不能往生，還要受長劫之苦，實在很明智。

她在隔天（除夕）往生，有許多蓮友及學長陸續去助念，然而所有去助念的人沒有一個跟她是認識的，前後約去了三、四十位，當末學看到她供佛桌上一張手寫、被香薰黃了的發願文（普賢行願品偈）時，眼淚不禁奪眶而出，她兒子說她也常去為人助念，本來她曾交給兒女一張擬好的助念人名單，但不巧過除夕，那些人返鄉的返鄉，忙的忙，他們正著急，不料竟來了這許多不相識的人熱心助念，真是因果相符，念佛人只要老實在地用功夫，「因」對了「果」就對。

* * *

本來中國人除夕是很忌諱喪事的，但佛教徒不會在乎這些，我們只希望多一個人往生成佛，便可以度無邊眾生，我們只怕喪家家屬在悲哀中忘失了「信」「願」！

後來她火化之後翠藍、黃白的舍利花，感動了她的先生，她的先生本來抱怨：「我這麼窮都是給她布施光的！她都不煮魚肉給我吃。」（由此可知她的為人），他說：「每天我看電視，她都盤腿，用一大把『香腳』計數念佛，有時我怪她，沒想到，我這老伴兒真的給她修成功了！」

末學感覺不可思議的是，她最後手上的念珠（星月菩提子），在火化高熱中竟然還有二顆完整如故，沒有燒掉。她的兒子、女兒、女婿都是留美的博士，對此亦極感不可思議。念佛下功夫，功不唐捐；因果絲毫不爽，命債該還的，也仍是要還。

以前曾經有佛弟子請問佛：「要是遇到橫禍，突然去世，那能不能往生？」佛比喻說：「要是一棵樹一直向著東方長，

突然砍斷，它還是倒向東方。」我們念佛就如同樹傾向西方長，天天向西方長，即使突然被砍斷，也還是倒向西方。

然而，我們要反問自己啊，我們是不是朝著西方長？（恐怕大有問題！）這顆心通常是朝著四面八方亂長，而不是一心筆直向西方長。一天中二十四小時，真正誠懇念佛的時間，恐怕不會超過五分鐘，如果有人用功一點，一天念幾小時，其中也不知有幾句是真正相應的佛號。所以，這棵樹實在是長得亂七八糟，假如突然間被砍了，那麼會倒向哪一方就很難說了。

* * *

像這位老太太，早在日記中寫好交代臨終大要的咐囑，後來兒女才找到，慶幸辦理情況都和母親遺囑吻合，否則將遺憾終生。她的日記中有一篇令_{末學}感觸良深，她有一個兒子，曾是

逢甲大學系主任，數年前遭車禍去世了，那時她尚未學佛，感受到人生中錐心的痛苦，她寫道：「今天是吾兒和我永別的日子，是我人生最傷心的時刻。」一個母親承受著「白髮送黑髮」的打擊，是何等的酸楚！

可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就是不會消沉埋沒在痛苦中，整天憂傷。他會由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五陰熾盛……這些痛苦中覺悟，找到一條解脫的道路，好好修行，踏上聖人的足跡。讓我們一起邁向永恆無盡的彌陀法會，奔赴赫奕歡喜清涼溫馨的蓮池海會。

印光大師曾說：「應當發願願往生，客路溪山任彼戀，自是不歸歸便得，故鄉風月有誰爭？」我們不要再流浪了吧！學習弘一大師他們開拓「華枝春滿，天心月圓」的內心世界，好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好念佛，不是很好嗎？這念佛的法門是釋迦佛八萬四千法門的特殊法門，最美好又最快成就的！每天當念到懇切的時候，真像小時候唱的「火車快飛，火車快飛，穿過高山，渡過小溪……」一般，念佛時內心越過許多的考驗，就如穿過高山，渡過小溪，也像這兒歌：「媽媽看見真歡喜」——阿彌陀佛，這無盡慈悲的爹娘，早已伸長了手，等待了我們許久許久，看見我們歸來，將有多歡喜！想到「菩薩歡迎，彌陀候門」，遙聞慈音，怎不載欣載奔……。

回首這生死恆河中的一切影像，我們彷彿將溺斃掙扎的人，然而，慈悲的佛菩薩們投入這苦痛生死洪流中，教我們以一句「阿彌陀佛」證入本無生滅的本性，將這滾滾濁流圓轉成清淨的聖河，將鹹澀的浪潮，圓轉成甜蜜的芬芳。「不忍眾生苦，

不忍聖教衰」，願我們發起悲心，常與彌陀救度一切眾生的願心共振，願眾生皆相會於莊嚴的蓮池海會上，共賞天雨曼陀羅華……。



請原諒^{末學}演講通常沒有什麼好內容供養大家，只有一些淒慘的故事，不敢祈求您能記取其中的血淚，只願大家在人生的道途中及早做「一等的馬」，我們不要等這些苦都已鞭身，「一等馬」是見鞭影就跑，看到別人的苦，知人生有這回事，不要遲疑，快修行！「第二等馬」是等鞭子打到皮毛才知跑，「第三等馬」得待鞭子打得皮肉痛楚才會跑，「第四等」恐怕皮開肉綻，痛徹骨髓還不知跑，可能有「第五等」死也不肯跑的，讓菩薩流淚。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本來今天這演講有學長建議^{末學}取消或請老師代講，因為——（在這裡順便向諸位學長報告一下），就像方才向大家報告的，我們都在生死洪流中，我們所看的恆河影像，都是自己的投影，「他」就是自己的寫照，^{末學}就跟所有的病人一樣，得的也是腫瘤的病，現在正好一心念佛準備往生。

^{末學}當時承諾貴社這四月二十七日的演講，是由於貴社許學長打了很多次電話給^{末學}，^{末學}聽她的聲音，感覺她非常誠懇，即使今天只有她一人來聽，^{末學}也會北上來講。因為假如能多一個人念佛往生極樂，就少一個痛苦流淚的人，而且^{末學}遇到許多師長都是「不忍眾生苦，不忍聖教衰」，奮不顧身的把無比重要的佛法教給我們，今天^{末學}能不必在床上哭泣，來到貴校和大家一起學習，都是他們的恩賜，^{末學}只想奮此病疾之身報答這份不

可言喻的深恩。

大智度論曇無竭品中，有位薩陀波崙菩薩說：「我從無始生死以來數數喪身，未曾為法！」可不是？「回首委骸積如山」，生生世世無數次的死都輕於鴻毛，未曾重於泰山！一樣會死，讓我們為佛法為眾生，正念分明，念佛而死！假如未學的言辭中尚有一念的虔誠，尚有一毫可取，願將這份功德迴向在菩提道上曾經提攜未學的一切善知識——父母、師長、一切友人，感謝每一句懇切的話，無論是鼓勵、是責備；感謝每一個溫暖的微笑，每一滴真誠的眼淚，每一份教誨，每一番叮嚀……也迴向教導未學念佛的每一位患者菩薩，迴向一切痛苦中的眾生，願他們早日得聞內心彌陀的呼喚，同生「無有眾苦，但受諸樂」的極樂蓮鄉。



當末學去做檢查時，因為醫師不知道末學也從醫，所以醫師討論的每一句話，他們認為病人不懂的，末學都聽得很清楚，自己也可以看見超音波上的腫瘤映像，這腫瘤，當末學有空去關心它的時候，已經出現鼠蹊淋巴腺的腫大了，而且它大得超音波所能測的公分數，佔據了下半腹部。末學很慚愧一向就昧於自知，無論是「身方面」還是「心方面」都不自知，真是最糟糕的人，只在呼叫器嗶嗶聲中奔波，連沐浴也常得緊急衝出來。躺上檢查檯前幾天，下肢腫得穿不進鞋子，值班時只好「踩」著鞋去急救，因為雪公老師說：「有十分力只盡九分，就不夠誠心」。

末學沒有一點恐懼焦燥的感覺，只是平淡，下定決心念佛求生西方，盡最後的時光完成自覺生命，和古今一切覺悟者會面。

只要相信佛法，相信八大人覺經的第一覺悟——「世間無常」，那麼這是很平淡的，也不用問：「真的嗎？我怎麼會得這種病！」——病人通常都這樣問；也不必哭嚷：「不！不！不！不可能是我，我不會得這種病，不要給我得這種病！」（病人常這麼抗拒著）。為什麼不可能是我們呢？大有可能是，而且本來就一定會輪到我們。好好覺悟，運用剩餘的光陰，不要浪費在掙扎中！



打從生下來那天，我們就已朝著死亡邁進，有位蓮友常提示我們：「人只有一件事是勇猛精進的，那就是從生下來，就拼命地朝生命的終點站邁進！」，有位學長也常告訴我們：「說你是成長，你就很高興；說你是打著喪鼓走向墳墓，你就很難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過，其實根本就是同一件事情。」又有人問：「你們信佛的人，怎麼會得癌症？」佛經明白告訴我們：從無始劫以來，我們所作的惡業，無量無邊，假如我們一切起心動念、語言、行為的錯誤有體積有形相的話，那麼盡虛空界都不能容受。

「欲知過去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未來果，今生做者是。」

累世乃至今生^{末學}不知曾經加害多少眾生，曾令多少生靈痛苦，現在果報現前，就要好好承受，平靜歡喜接納、念佛，學習佛的慈悲智慧，願這些曾被^{末學}愚癡加害的眾生，都能同沐在覺悟的慈光中，化解彼此內心的怨結，打破輪迴不已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。這是佛菩薩給^{末學}的最好加被：免去了一切不必要的埋怨、掙扎……種種不良情緒。假如明天是世界末日，今夜，我依然要在園中種滿馥郁的芬陀利華，要在清風明月下高吟「南

無阿彌陀佛」。

雖如此，還是有朋友很想不開，埋怨佛菩薩沒保佑末學，才讓末學得這種病。其實，「病」不是佛菩薩讓我得的，大家想想，假如是「油」，放到水上就會浮著；假如是石頭就會沉下去，末學的業障就像石頭般沉重，而不像油，所以是自然的下沉——患病。但是，所幸，阿彌陀佛已經準備好了大願的「航空母艦」，要荷負末學及一切障重眾生，所以末學不必操心，只要信願堅固，執持名號，一定會往生的。蕩益祖師不是告訴我們嗎？——「得生與否，全由信願之有無；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淺」。雖然末學念佛還沒有念到「一心不亂」，但繼續努力，相信阿彌陀佛會來接末學。當了解了這人生彷彿在畫一幅佛像時，每一筆，讓我們都盡最大的誠心！以免停筆時一看，怎

的？竟畫成了一隻懶豬，或一隻豺狼，甚至一個惡魔。



末學有位病人，非常瀟灑，教了末學許多，她是一位肝癌的患者，當她住院時並不是因肝癌而來，而是消化道出血。那天晚上，末學值班，幫她插了鼻胃管到胃腸中，灌冰水止血，並觀察出血狀況，通常鼻子插入一條塑膠管到胃，一般病人都恐懼抗拒，但她很平淡、安詳，眉頭都沒有皺一下，後來末學發現她手上的戒疤，知道她是一位老修行。

那天半夜病人很多，末學一直忙到清晨五點鐘，又走過她的病床，她合掌說：「郭醫師，阿彌陀佛！」那晚，她來住院是住在「走廊的推車上」（因為阮綜合醫院常客滿，病人又需住院，不得不加床），住走廊的病人總是抱怨不停，嫌「上廁所

不方便」，嫌「人來人往太吵」，可是這位病人什麼也沒埋怨，她合掌微笑念阿彌陀佛，（插著鼻胃管）說：「你們這裡空氣真好，我早上四點多已經把早課做好了！」那時一聽，真是感動得掉下淚來！何等霽日光風的胸懷！這麼不方便吵雜的地方，這麼難受的病，對她只是「很清涼」而已！

我們不要小看這時候念一句「阿彌陀佛」的功夫（各人插一支鼻胃管試著念念看看就知道）。即使平日，要念出一相應的「阿彌陀佛」，這一念，就得擺平起伏不停的雜念煩惱，（假如要念念相續，則需念念都突出重圍，念念都勝利——戰勝一切妄想），何況在極苦之時！要奮出一念「心口相應」、安詳的「阿彌陀佛」，需要多大的心力來降伏一切痛楚、克服一切困難，您知道嗎？所以她的一聲佛號，幾句話語，令我流淚。

更難得的，末學幫她檢查時，摸到肝腫大而硬，懷疑腫瘤，隔天超音波檢查及切片，知道肝癌已約八公分直徑了。但由於看到她優異的表現，就打算老實告訴她病況，（平常，我們多要考慮再三）。因為一個真正學佛的人，會把生死二端看得很平淡，我們怕的是智慧不開，今生一塌糊塗，死後又繼續六道輪迴。一旦，把這些想通了，就不必像別人呼天搶地的，就會好好念佛，踏著美麗的歸鄉之路，準備參加蓮池海會。這就是最好的「保佑」，平常人痛苦悲傷的情境，我們怡悅坦然，這就是佛菩薩的禮物！

「一千萬」可以買到各種方式的治療（少不了折騰之苦），卻買不到開朗平靜的心，還有比這更好的禮物嗎？當末學老實告訴她時，她似乎早把臺詞都準備好了一樣，馬上回答說：「我

活著一天，就多為眾生做一天的事，當我要死的那一天，阿彌陀佛會來接我。」她就是這樣灑脫、慈悲又充滿了信心，那神采深深烙在末學心中，成為一股勸勉的力量，幫助末學越過日常許多困境。

* * *

講實在話，說末學去當醫生，不如說是去「上學」，在所有病人當中以末學的「病」最嚴重——內心的惡棍太多，貪瞋癡慢……都嚴重！她們每一位患者都來示現一種情形，只為了教末學了解一番道理，每一位都是那麼慈悲，不惜血本給末學血淋淋、活生生、驚心動魄的教導，讓末學體會到，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中講的「十二如來相繼一劫，其最後佛，名超日月光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」

有位老師說：大勢至菩薩善緣非常好，可以遇到十二尊佛教他念佛三昧，我們連一尊都沒遇到。但是_{末學}雖善根薄弱，因緣卻出奇地好！每天都有一尊尊菩薩以恆河中無盡苦難的影像來提醒_{末學}覺悟——念佛啊！念佛啊！他們幫忙_{末學}鍛鍊心力，放下葛藤，這便是佛菩薩無盡的加被，假如沒有這份慈悲的加被，也許聽到了「病名」便要四肢發抖，癱軟無力，哭泣著：「人生愁恨何能免，銷魂獨我情何限……」。



有時候，會看到很多人在佛前禱告，_{末學}偶而會想請問他的祈禱詞是什麼？每個人三支香一燃，喃喃有詞，可能比阿彌陀佛四十八大願還多：希望保佑我的孩子聰明又健康、大專聯考能考上臺大醫學院（最好還是狀元）；保佑我孫子娶個賢慧孝

順的媳婦，保佑我先生事業發達賺大錢，保佑我中愛國獎券、大家樂，保佑老闆給我升級加薪水……念了一長篇，然後，把供佛的水果、罐頭又收回家說是「吃平安」，假如所求不能如願，則怪罪菩薩沒保佑，白白「看」了我的供品，「聞」了我的清香，真是不靈！（其實自己不明因果，不遵佛法道理，是自己不靈。）

想想看，眾生的要求是什麼呢？無非是求「讓我面皮更皺一點」（求長壽，活得老，免不了雞皮鶴髮），求肩上的負擔更重一點（多子多孫多煩惱），求人生道上障礙更多一點（名利場中患得患失），竟然人們的祈求多是這些小玩意兒，其實，佛菩薩的法力廣大無邊，他可以給我們更神奇而永久有效的保佑，給我們一把智慧鑰匙，打開自性無盡的寶藏，湧出取用不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盡的幸福。這種幸福不因外境變遷而失去，又偷不走，搶不去，也丟不掉，這鑰匙便是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只要接納了認真去開，人人可得寶藏！



有人因末學罹病而說：「你就是吃素欠營養才得病！」其實吃素而長壽健康的人，比比皆是，像前面提的虛雲老和尚、廣欽老和尚、雪公老恩師都是「人瑞」，而且活躍無比，世鮮能及。再說吃肉患病短壽者更多不可數；且吃素本非為求長壽，而是不願為個己三寸舌頭的短暫享受，去加給眾生喪命的恐怖和錐心的痛苦——每一頭待宰的牛都流淚發抖；每一隻被捕的小鳥都有在巢中苦苦盼牠歸來的媽媽。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一隻歡呼著「太好了！我要去做紅燒雞了！」然後自己伸長脖子等

砍頭拔毛的雞。

就如末學每一位病人掙扎在生死邊緣的苦痛，每一隻動物面臨死亡也都顫抖，假如我草菅人命，漠視病人的痛苦，病人一定不會原諒我；同樣的，假如我們漠視其他生靈的痛苦，牠們也不會原諒我們，你啃牠一條腿，牠也會設法讓你斷一條腿，就這樣冤冤相報，作怨親債主，永無了期，其間血肉模糊，痛苦無邊！

末學聽一位法師說了一件真實之事：有一天幾位大人抱了一個襁褓中的嬰兒來拜見上廣下欽老和尚，嬰兒眉清目秀，面龐長得非常可愛，大家見了都歡喜逗她，惟有老和尚臉一沉，向弟子說：「要來討債的！（指嬰兒）」大家不懂，老和尚便告訴來人說：「你們做冷凍雞生意對不對，看看這嬰兒！」嬰兒的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父母流著眼淚承認，並打開包裹孩子的衣被，赫然！可愛的臉蛋之下竟是畸形如雞的身體！老和尚力勸來者改行，他們說：「已費了三千萬在設置冷凍器上，很難改……」末學心想，由這生意所賺得的，末了可能不夠付這孩子的醫藥費，更無法彌補流失的眼淚，（因末學很多病人有此狀況）。

然而大多數人，寧可日後賠財受苦，又賠出一生幸福，而不願放下眼前小利，和口腹之欲，老和尚明眼人，一瞥便已看透這因果，誠懇相勸，然而幾人能信受奉行？世人多求佛佑，卻不信受佛語，不是很奇怪嗎？今天即使有「名醫」告訴末學改吃肉食可以治癒末學的病，末學也不願意以犧牲牛羊雞豬的生命，讓牠們恐怖痛苦，來換取自己短短幾年的肉身生命；何況任何名醫自己都不可能肯定吃葷會比吃素「耐久」，任何名醫也都

會死，他也無法以肉食保長生，何能保我？何能保他人？未學寧可相信佛語佛智，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」！也許今天未學能由肉類中獲得一些蛋白質、脂肪，然而未學償不了牠們的痛苦，也安慰不了牠們的恐懼，更不能為牠們的媽媽拭去喪子的眼淚，牠們有一天會來「討回公道」！

人生因果錯綜複雜，卻絲毫不爽，我們凡夫肉眼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經常積非成是，（當年哥白尼為了說地球是圓的，差點喪命，我們說因果報應六道輪迴，若被自命時髦的人譏為迷信，還算「小意思」）。其實，所謂「債主」，並不需要「戴著墨鏡，叨著香煙，拿手槍，一臉惡狠，上門來討錢」；債主的姿態很多：可能是個讓您一見傾心的美人，您不由自主就捧上大把錢財去供她揮霍，錢財送盡，她就將您拋棄，給您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一生的懊惱怨歎；也可能讓您見了就冒火，不由得臉紅脖子粗吵起來，最後氣得高血壓，腦出血一命嗚呼。我們還是信任佛菩薩的智慧之語，避免傷害眾生互結冤仇，因為一切的苦都會回到自身，後悔常來不及。

讓我們下定決心，處處結善緣，開發本性中的慈悲，無盡快樂的泉源，不是很美好嗎？這樣的人，像上廣下欽老和尚、雪公老恩師，即使活一百歲大家也覺得：「為什麼要那麼早走呢？」「為什麼不活到二百歲，好讓我的曾孫子，也可以看他呢？」他們的壽命對大眾而言永遠都嫌不夠長，而一般人只要患上麻煩的病，大家就嫌為什麼「拖」那麼久，把全家拖垮了。如此說來，長壽短壽豈在「歲數」，我們寧可活得人人嫌短，切莫「拖」到個個煩長！而到底要怎麼活法才好呢？還是遵照

佛陀與修行已成就者的教誨，認真念佛吧！

用我們不可思議又無際無垠的心性，稱念這聲不可思議光壽無量的「阿彌陀佛」，每念一聲就一聲超越塵勞！願我們以堅定的信願，莊嚴一聲聲的「阿彌陀佛」，每一念都戰勝一切無謂的煩惱，每一念都充滿光明與自在，每一念都展現晴空朗月，以「阿彌陀佛」不可思議的名號，體悟自性的無量光壽。如蕩益祖師所說：「轉劫濁為清淨海會，轉見濁為無量光，轉煩惱濁為常寂光，轉眾生濁為蓮華化生，轉命濁為無量壽」。願聲聲懇切的佛號，將滾滾生死恆河，種滿清淨的蓮華……。

阿彌陀佛！

竭誠恭印「傾聽恆河的歌唱」功德芳名錄（恕略稱呼）

◎劉秀香、蔡仁柏、蔡天賜（迴向往生極樂）、劉李勤（迴向往生極樂） 恭印壹仟本

◎邱金柳（迴向往生極樂）、林幼、邱聖聰（闍家）、邱瓊瑩 恭印壹仟本

◎上果下恩法師、莊黃王、莊能通、李陳惠、賴宏逸、三寶弟子、

馮宜洋、阿龐師、邱明泉、涂家綺、楊季維、楊光榮、楊佳蕙、

李美玲、徐振倫、呂美珠、徐文祥（闍家）、黃嘉玲、吳錦珊、

吳麗卿、林佳慧 恭印壹仟本

【聲明啟事】

道證法師所著作陸續出版之法寶（包括書籍、CD、VCD、DVD等），敬施大眾完整翻印，但不得增刪，尤其嚴禁販賣，一旦發現有此違法行為，將追究其法律責任。

道證法師即郭惠珍醫師，於2003年6月19日觀世音菩薩成道日往生；其著作權，目前由其繼承人即其母郭魏瑞雲老菩薩享有，並依著作權法第30條保護50年。

又製版權係於著作權消滅後，首次發行，並取得原著作、原件，依法登記，對該版面始有製版權（著作權法第79條、製版權登記辦法第3條）。希各方發心翻印大眾，不要誤會，而阻止他人翻印，著作權人若發現有此故違情事，必依法禁止該人翻印，並追究其法律責任。

各方發心翻印者，請在經書法寶之封底裡頁，登載上開啟事。

欲發心翻印者，請電（07）2611612，可免費取得印刷用之電子檔或母片。

義務法律顧問：北部：賴玉山律師 電話：（02）23216989（07）2911525

許坤立律師 電話：（02）27095366—198

中部：陳賜良律師 電話：（04）24365934

南部：陳三兒律師 電話：（07）2516040

林錦芬律師 電話：（08）7531321

回向偈

願以此功德
莊嚴佛淨土
上報四重恩
下濟三途苦
若有見聞者
悉發菩提心
盡此一報身
同生極樂國

傾聽恆河的歌唱

講述者：郭惠珍（道證法師）

敬記者：李宜玲居士

承印者：瑞成書局

地址：台中市東區天乙街一〇七號

電話：（〇四）二二八〇八〇三三

傳真：（〇四）二二八〇八〇三五

西元二〇一〇年十二月恭印參仟本

